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 16
2695
6







梅村集卷第二十五

壽序一

文先生六十壽序

滇南文先生以計偕入太學崇禎十六年天子命為婁人師婁之人不知師道二十年於茲矣自先生至教以君臣父子之禮堯舜周公孔子之道董其怠惰誠其凌誅以期於有成於是遠近稱為先生鄉大夫之賢者必之先生謁里中戴白之老不知詩書者咸曰先生君子也無何兵至在先生

昭和十年
一月十二日
終末

門 16
2695
6

之義不可以留將行其弟子進曰先生行固當雖然先生所居者職也其所事者道也盍謝其職而脩吾道乎先生而無爲吾道計也其爲吾道計先生留先生拂然作色不悅曰異哉二三子之爲此言也吾比者教汝何若而棄之耶吾之行也不可
以過今日其弟子又進曰先生行矣滇南去吳萬里過酉陽上灘水若是其險也且又阻兵今僂然儒者也將襍被乎越豺虎之逕而弟子莫隨此棄其師矣先生而行也願請從先生曰諸君有親不

可以吾故累且我固非歸也吾將從蒼公游蒼公者滇人住吳之中峰以佛教重東南者也先是蒼公講法華於婁之海印庵先生以同里而異術豎義相論難婁之人知先生與師最深及是聞之則大喜曰先生去我未遠也若亂定滇道未通者當請先生還先生許諾久之迎諸山中有以私舍設都講布函丈請者先生放杖而笑自理其鬚髯曰吾已僧服矣迺卽城南精藍中置木榻命一童子支鼎爨盡謝其生徒杜門不交人事如是者四年

梅本集卷二十一
先生年六十弟子請一言壽於先生子曰滇南天下饒樂地也丹砂鐘乳土所出珠璣犀象果布之奏其田也畝數鍾千金之裘不貴於市無爲惡寒矣且其人以隔絕山海今猶襲冠帶以居而先生獨阻亂不得歸出無車食無肉褐以爲煖瓠盎以爲儲夫舊國舊都望之累欵况兄弟親戚之洫焉若有亡乎年齒衰矣道路長矣而鞀鼓之聲日闕闕者先生其獨且奈何哉或曰蒼公學道者也捐親黨棄閭里遺世離人而立乎獨以彼視萬里猶

尋丈也予應之曰蒼公之所學者佛也其道如是足爾先生所學者堯舜周公孔子之道其於君臣父子也仕必守其官處必歸其家老有所以養少有所以奉今先生居此四年矣庶幾師弟子之禮存焉其君臣父子之道所不行者蓋亦多矣而謂非先生之窮歟抑吾聞之先生又通卜筮緯象形家者言夫滇南所產輒多高人絕學先生以儒者籠絡萬物不名一德今毀服童髮而游於世也將得乎儒釋之合而探其原於是焉齊得喪混欣戚

浩浩乎靡所津涯其為道也吾又烏足以知之哉
噫嘻此真先生也蒼公曰嚮者吾論難固自以為
勿及也

陳確菴尊人七十壽序

吾鄉高世之君子於孝廉得二人焉曰陳君確菴
華君天御懷道絕俗窮餓而不悔者也夫古之隱
者棄妻子變名姓孤行獨立無所以累其心今此
兩君者皆有親在於是鄉之人進曰兩君則誠賢
矣其如親何廼華君則曰吾幸有兄蓋嘗仕於朝
矣廉吏薄宦橐中裝足具甘膳以養老母而陳君
則壯子也所恃以持門戶者也一旦挈其親之於
窮谷無人之境屋宇穿漏田園蕪塞駕柴車躡草

屬親朋無與游滋味無所奉彼其親之處此也能
泰然而已乎而陳君何以善其隱乎乃陳君之隱
也五六年矣未嘗一入城府鄉之人竊獨異之其
尊人溫如公今年七十予得其自壽之文讀之而
嘆曰噫確菴之高乃其父成之也吾鄉支塘以南
直溪以東其土壤坳其俗樸陋自元宋來若胡如
村之清高龔安節之忠義其故廬遺跡至今尚有
識其處者陳君僑寓蔚村父子手自立屋負耒作
勞拾薪執苦嘗讀農經水利諸書謂古人代田之

法一畝三畝深耕易耨歲可獲數十鍾又以尚湖
巴城諸水挾淫潦泛濫勸諭父老築堤設防經畫
指點悉有成法出門操一小船販樵鬻苧往來湖
村塘市間得錢市酒進父公飲酣間作一二小詩
好譚古來高人獨行共相勉勵隣里化之輒遣子
弟就學其有小小勃谿諍語搖手面赤曰恐使孝
廉父子知也嗟乎世衰道微士大夫走通都騫聲
利其遺民逸叟以道德風義相高者不可復作矣
自確菴以孝廉守身事親躬耕弗屈而後人知教

忠自公以孝廉之父樂道安貧窮居無悔而後人
知教孝君子於陳氏得君臣父子之禮焉予交於
確菴者十年知之最深故論公父子質言其事庶
幾與漢陰之丈人潯陽之漁父同傳而存之以徵
於信史則亦吾鄉人之所願也

彭燕又五十壽序

士之能立言者必需之歲月以自驗其學問之所
至若夫遭遇亂離而獨以其身超然於塵壒之表
則筆之於書者將爲天下後世所攷正其平生之
學尤可重焉往者余偕志衍舉於鄉同年中雲間
彭燕又陳臥子以能詩名臥子長余一歲而燕又
志衍俱未三十每置酒相與爲驩志衍偕燕又好
少年菟博之戲浮白投盧歌呼絕叫而臥子獨據
胡床難巨燭刻韻賦詩中夜不肯休兩公者日笑

之曰何自苦臥子慨然曰公等以歲月爲可恃哉
吾每讀終軍賈誼二傳輒遶床夜走撫髀太息吾
輩年方隆盛不於此時有所紀述豈能待喬松之
壽垂金石之名哉曹孟德不云乎壯盛智慧殊不
吾來公等奈何易視之也其後十餘歲志衍不幸
沒於成都臥子則以事殉節其遺文卓犖流布海
內不負所志余與燕又偷活草間又六七年於此
矣自顧平生無可表見將以其餘年肆力於文章
顧兵興以來流離奔走神智耗竭每憶少時讀書

不至觝滯今手一編者終日覆而按之不能舉其
辭蓋余年過四十而髮變齒落志雖盛而其氣亦
已衰矣追念臥子疇昔之言未嘗不爲之流涕也
春初與燕又遇於吳門問其年則已五十去余同
舉之歲曾幾何時而遂迫始衰日月如流能不浩
歎已而燕又盡出詩文讀之則余又驚其才之壯
而意之新博聞辯智有精強少年所不能及者其
生平著述之足以服當時而垂後世無疑也昔者
吾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自中古以來所推者則惟

君家老彭其稱之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言之其爲多聞博洽之儒歟後世乃取神仙詭異之說附著其傳以爲彭祖陸終氏之第三子堯時受封至商武丁朝尚存而年且八百其言荒遠不經搢紳者所不道然以吾思之當唐虞之禪讓夏商之興衰故家舊臣無復存者上古譜牒失傳年祀莫紀而彭祖獨以皤皤黃髮綴拾前王之舊聞受其說者見多識往事年踰耆耄而有壯容震而矜之以爲此數百歲人耳非實事也老聃東周柱下

史伯陽父史儋皆先後同官而聃之書獨傳後世且合此三人者爲一人而謂老聃修道養壽壽可百餘歲或云二百歲夫彭祖猶是也今燕又之詩文其在天下者經世代遷改卷帙塵蠹後生之徒覩其姓氏且以爲古之賢人而不知其年尚五十若令杜門絕跡不與世通著書三十年書成而所紀皆易世之事日月濶遠見聞綿邈得無有疑其甲子不知何代人耶自古遭兵火而磨滅如臥子志衍者不少而遺民佚叟爲造物所留以當文獻

者亦往往見焉余既自力於學懼勿克而以勉燕
又有以知其必成乃因其門人之請而叙之若此

張敕菴黃門五十壽序

吾友張敕庵黃門長於余一歲少同里長同學晚
而同事京師余羈愁困悴幾不能自還而敕庵躬
蹈險巇懂而後免今年敕庵五十方賀者之在此
堂也余可以無言乎初吾師西銘先生用經術大
儒負盛名於當世而敕庵爲其愛弟西銘之有敕
庵猶士衡之有雲孟陽之有協也維下之衣冠華
陰之子弟負笈從游巷舍爲滿揮洗輟餐倒屣莫
及敕庵則傾身容接人人各盡其意使西銘愛士

之名聞於天下救庵力也雅擅絕才涉獵彊記發
爲文章風起泉湧一時傳誦其制義謂富貴可以
俛拾鉅公長者握手定交不敢以後進相期語曰
馭二龍於長塗斯救庵當日之謂矣旣而屢試鎖
闈不利門戶中衰滄桑頓改凡諸子從西銘游者
如飄風隕籜湮沒無遺而救庵魁壘特達方用科
第起家爲良吏爲直臣赫然名動海內噫嘻抑又
何其奇耶余與交且三十年習之久知之深其竊
爲救庵幸者少游太學高門著姓貴游慕之輻輳

無文士于謁奔走之勞晚宰山城直節強項大吏
見而傾心無黃綬俛眉折腰之苦立乎殿陛之間
指得失陳利病口有所畫奏成手中繕寫未上夜
不能寐彈劾貴近搏擊豪強下至閭左之奸瑣條
其人得請名捕中外爲之屏息股栗可謂出入省
闕得行其志矣雖以此譴逐之後仍被急徵而
上察其忠人亮其直身名復完意氣如故造物待
之者似乎獨厚而不知其天資學術實使之然非
倖而致也平生無崖異之行深沉之容造次語言

率而能要任達簡易不持威儀與人交抒心寫腹
推誠無我雖傾蓋之際便同久要一旦有急難挺
身赴蹈傾囊營解罔所顧惜人有過面加譙讓不
爲後言或有生平受德後負之者其人但一見摧
謝卽釋然胸懷無纖介之恨此其公直鯁亮得之
天性真不可及也已當吾師西銘在日敦氣誼尚
名節慨然有康濟斯世之心屬黨論紛紜壬夫設
械幾罹不測位不酬其望年不配其德論者至今
以爲恨救庵薰陶濡染於國是民生邪正利弊之

關平居講求有素世會雖移家學不改當官立事
探囊底而出之清河著書談道易世而後施行惜
乎西銘不及見耳歷數三十年來唯吾兩人爲遺
種之叟今者比閭接席蒔花藥治亭圃營垂老里
巷之娛顧吾已髮齒衰墜疲曳不堪救庵則姿容
瓌偉飲噉日可三升常見其蒲博爭道獨酌引滿
呼小僮搥鼓奏伎聽淵淵之聲奮袂激昂大噉不
止少年精悍之色猶隱見於眉宇間其後日所就
余又何足以量之哉雖然救庵之語人曰梅村知

我勝我自知故於其覽揆之祝不爲夸詞叙素心而談舊故庶幾於夙昔之好無少愧焉如此可以爲救庵壽矣

座師李太虛先生壽序

偉業嘗讀歐陽文忠公傳見其行事慨然想見其爲人以爲上下千百年江右儒者學術之盛未有出於歐陽公者也獨疑其致政之後不歸廬陵而買田穎上何歟蓋有宋待臣子之禮爲最厚爲之臣者亦戀戀君父不忍遠歸故土而於宛雒汝穎之間起居朝請以近於京師韓范杜富諸公皆然不徒歐陽公也自歐陽公後江右士大夫咸被服其遺教凡數百載而有吾師李太虛先生先生入

承明典制誥掄文於楚楚之詩人才士夙負重名者哀然爲舉首此歐陽之歷二府司兩制以知貢舉得人者也先生性彊直爲臺諫所中隱居白鹿講授生徒天子再召用決大計爭南遷深當上旨事不果行此歐陽之貽書司諫貶秩夷陵力持濮議爲朝論所排者也先生擴摭累朝故實抄撮成書凡數百卷欲以成一代之良吏好古博物訪求金石篆刻遇有所好雖傾囊爲之勿吝此歐陽之修唐書紀五代以其餘力爲集古錄者也盛明

之際詞林先達如曾子啓崔後渠諸公皆忼爽濶達有詩酒稱嘉隆而降則齷齪拘謹以爲常先生則不屑也居公卿間興酣耳熱朝章國故忼慨極論詩文揮灑援接後進爲風雅所宗此又歐陽之自號醉翁與石曼卿蘇子美共其流連者也凡先生之同於歐陽公者如此而歐陽卜居穎上先生亦僑寓維揚維揚者平山堂在焉歐陽公之所游處也則疑其無不同而偉業獨有感者歐陽公處全盛之世天下無事雖免而家居猶述其三朝被

遇之榮以誇耀於田夫野老而先生流離嶮阻浮
海南還家園烽火禍亂再作僅以其身漂泊於江
山風月之間其視歐陽之穎上相去固已遠矣雖
然吾師之爲人儻朗而曠遠以視人世之危疑患
難實不足以動其心而損其意氣其之維揚也與
偉業相遇於虎丘別十五六年矣其容加少其髮
加鬢握手道故漏下數十刻猶危坐引滿議論哀
哀不倦偉業顛毛斑白自數其齒少於師二十歲
而憂患蹶迫以及於早衰竊仰視慚歎以吾師爲
不可及歐陽公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齊得失忘物
我泊然其無憂浩然其自適吾師似深有得於斯
者而所遇各殊則歐陽爲其易吾師尤爲其難也
偉業聞之古之至人達生之情識命之理無江海
而閒不導引而壽其吾師之謂耶

黃觀只五十壽序

往余讀碧山集知嘉禾黃葵陽先生以省元取高第入史館廻翔宮相幾及大用既而從吾師西銘之門識其孫觀只亦以省元後先踵武浙東西誇為盛事則又吾友大樽所鑒拔而登之者也歲月云邁二十餘年觀只春秋五十其同里虞君譚君等徵余一言噫余言何足為觀只重哉昔東漢之世江夏黃瓊偕其孫琬並至宰相封侯直節彊諫彪炳史冊運會有盛衰人事有險易遂使再世之

內遭遇懸殊君子讀其傳不能無感焉今以近事觀之詞垣宿素世際休明雍雍乎清廟之朱絃明堂之蒼壁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葵陽之謂也藝苑名流憂生坎壈惴惴乎芳蘭之當門冥鴻之在澤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觀只之謂也觀只之爲人能孝友知大節不爲選與騷陂俯仰以從時又不肯經奇釣名修跣跣非常之行遭逢變故周旋義舊死生急難勿易其心若夫士窮見歸之時有親在不許之義闔門百口累世卿宗不敢以

狗知已刎頸之一言則其自處權之審已名高則嫌無可避地近則義無所辭收者到門曲刃在頸夷神委運詞色不撓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觀只其甘之矣及其免也不以慮患而利方爲圓不以違俗而尊已忽物或柴門絕客離事自全或浮湛俗間與世不競蓋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觀只之所處不已優乎夫生於華胄少遇名師家在通都才稱國士當其駒齒未落豫章尚小人便目之以騏驥期之以棟梁今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論者且爲觀

只惋惜余則以二十年來人材凋落其齋志以往持忠不顧者不必更論迺有乘時取寵據磐石之安而一朝蹉跌要領不全門戶破壞者比比而是矣觀只以窮孝廉優游家巷關木索不以爲辱辭玄纁不以爲榮其所以全之者天爲之也詎不幸哉家有秘書萬卷皆前人從西清異本手自校讐繕寫成帙而舅家項氏所藏唐宋名人手蹟卷握之物價值千金今悉化爲煨燼食及餘生孜孜搜訪庶幾蕉園蠹簡重出人間玉軸丹青不罹劫火

此觀只所以圖令名而垂不朽者也韭溪之上練浦之傍其爲辟疆之名園羊曇之別墅亦旣蕩於烽烟鞠爲茂草矣乃以其暇闢平臯灌蔬壤誅茅避跡伏臘迎賓漁釣自娛絲竹間作弔汨羅之故人談鴟夷之往事望烟波而不見酌杯酒以興懷此觀只所以消壯心而娛晚歲者也西銘之有觀只中郎之於仲宣也大樽之有觀只廬陵之於子瞻也兩賢旣沒友道淪亡賴遺逸之尚存庶微言之不墜雖以道喪元龍徒憐意氣猶幸人如叔度

足繼風流此觀只所以結平生而申同好者也余也少壯登朝羈縻末路犬馬之齒未填溝壑獲與觀只稱齊年而困厄憂愁頭須盡白其視觀只逍遙乎網羅之外蟬蛻乎塵壒之表不啻醢雞腐鼠仰觀黃鵠之翱翔寥廓也乃因諸君之請而爲之辭其以識余之愧而觀只爲不可企及也夫

白封君六十壽序

吾州白侯林九視事之初年余在京師謁侯之太公雙泉於邸第其容粥然其氣溫然言呐呐不出口余目之此真寬仁長者也越五年侯之報政成而太公六十州人士以其習於余也不可無言余嘗讀萬石君傳見其子孫馴行孝謹而少子慶之治齊也國人慕其家行而大治心竊疑之漢時海內初定而齊又反覆夸詐以爲俗其法當以擊豪強清反側而區區以孝謹行之是豈足爲政哉旣

而觀蓋公之言治齊而曹參用之以治天下然後知秦以刑法刻鑠其民漢興瘡痍者未息不以此時脫去文網清淨而寧一則何以去湯火彼夫元康神爵之間嚴延年趙廣漢以慘礪負能名正以承平日久戶口殷富名豪宿猾根株其間必大誅罰之而後勝豈所論於新造之日予遺之民拊循而休息之哉此石慶行孝謹之所以効也今以吾白侯之才曉習文法吐決如流開張施設當機立辦非公廉彊正儼然擊斷之能吏乎迺至勸耕桑

修水利養小弱恤災荒煦煦然仁心爲質惻惻無華不欲稍用其長厲威嚴以自愉快雖其天資醇厚而居身之善入人之深何以至此噫此皆太公之教漸漬使之然也州人士之入京師者太公必坐而問焉曰子之君四境其修乎田疇其易乎賦役其均獄市其平乎且曰吾今年六十矣自吾爲兒童時樂浪玄菟之間暴骨如莽流血成川父子兄弟肝腦塗地者不知凡幾今吾一家無功德皆爲國恩所成就嗟爾江南之人夫孰非鋒鏑之

後而捐瘠之餘其可不宣

上恩澤以休養生息之耶余以是知 國家吏治之盛而太公之教忠與侯之所以孝也已抑吾又聞之古之人臣皆仕於其國唯銜命四方始離乎父母之側而其君作爲歌詩以勞苦之如小雅四牡之章其言不遑將父因人之情而爲之咨嗟太息待之如此其厚也今吾州之去長安三千里而侯以六年積勞於外太公又爲南陽之故人代北之貴族留宿衛京師不得御車而南從其子於官

也及子之念其親者必能念人之親侯於聽政之暇舉吾州之白首耆艾者七人倣周官之意飲酒於序正其齒位名曰萋東七老而吾父與焉吾父行年八十其視太公也齒髮加衰太公有賢子足以娛樂余也羈愁旅病不能取給於升斗之祿俾老人輟食而太息中夜而屏營矣侯則式間以勞之肆筵以綏之其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歟當石慶之相齊也有濟南伏生魯人申公者皆耆碩大儒慶不聞執板到門北面而事之也然則石

氏之所知者謹而已矣烏識所謂孝夫孝有不貴
德尚齒使民興行者哉白侯經術最深內行醇至
異日者進爲公卿而太公齒德彌邵
天子三雍告成脩授几乞言之禮求國老於上庠
舍太公其誰乎當以尚德緩刑化民成俗之道再
拜而獻之庶幾老成黃髮之一言俾人各親其親
長其長而先王以孝治天下者始大備偉業請上
其事於東觀以光 國之惇史固不僅與問師黨
正效祝嘏之詞以爲公壽已也謹書之以俟

蕭孟昉五十壽序

今天下士大夫講學者無如吾友少叅愚山施公
由服官之暇倡其道於廬陵而青原山中無可大
師修出世之教與之相應和於是吉水之黑白二
學盛爲海內所宗吾意其山川之靈秀亦必有世
家名德者流相與鼓舞倡導乎其間欲求其人以
識之而不易得也今乃得吾西昌蕭君孟昉孟昉
故太常卿伯玉先生之猶子也伯玉舉進士前於
余者十五年自余爲兒童時則已誦習其文旣仕

而踪跡參錯曾同官南中而竟不獲相見惟聞與
吾郡虞山宗伯公游宗伯之言曰伯玉之爲人孝
友於兄弟篤志於友朋淡泊於榮名利祿築春浮
園於柳溪之上極雲泉林木之勝有經史萬卷穿
穴講貫於弗倦又能闡釋教乘與緇衲往還相扣
擊余益想慕其風流而今乃復得之於孟昉孟昉
慷慨好義不恡施予嘗蠲田穀數千石具饗殮以
活獄囚又爲逋賦者完室家贖子女愚山先生倡
學湖西也問道者車接轂孟昉爲之供屝屨飾厨

傳勝流歛集賓至如歸退而與無可大師精研性
相疏通證明刹廟之倡施伊蒲之供養傾囊倒屣
惟恐或後甚矣孟昉之爲人有似於伯玉也往者
神廟盛時吾吳如顧端文公高忠憲公吉水如鄒
忠介公紹續微言倡明絕學而憨山紫柏二大師
唱演宗風於吳會豫章之間兩地之學者習其義
而盛其傳雖千里而遙猶同堂也伯玉之出入必
與其弟次公季公偕孟昉漸漬於諸父及父之所
講寃故西昌蕭氏有家學伯玉嘗以之官便道館

於宗伯之拂水山莊流連度歲率其子弟言志賦詩友朋間極文章性命之樂紫柏刻大藏方冊於吳中卷帙未半宗伯之門人毛子晉謀續之伯玉與兩弟發願歲事經營伙助之尤力滄桑而後孟昉扁舟東來商度先公之所未竟宗伯以爲續佛慧命作文壽之孟昉其時年甫壯也歲月而往孟昉今已五十追溯舊游有如昔夢吾吳之宿素凋落講舍榛蕪而龍藏之莊嚴希有者亦漫漶不可復問矣同里許君堯文官於吉水貽書及余述所謂春浮園者嘉樹名卉高臺曲池滋榮而益觀圖書彝鼎茂藏而加富孟昉又能以其餘力措拄道法爲緇素之所歸往噫嘻豈不難哉愚山今已歸宛陵而龍眠之徒衆有請無可以歸故山者此兩公皆吳人也吾之爲孟昉壽者恐不足以盡孟昉夫賢者之以道合其知之必深彼所以重孟昉者詎止於此乎吾將爲書以問之焉

梅村集卷第二十五 終

梅村集卷第二十六

壽序二

王奉常烟客先生七十壽序

吾友奉常烟客以今年七十虞山錢牧齋先生爲
 文以壽先生與奉常之祖文肅相公後先事神
 宗皇帝君誥臣謨年經月緯取之腹笥故其爲文
 也推家以本於國用表兩朝慈孝而文肅所以調
 護元良維持官府者其言信而有徵奉常得之以
 燕饗可考鐘鼓而耀丹青矣州人士謂余之習奉

常也又以其言屬余余生也晚奉常筮仕猶及見
先朝之郵隆而余已駸駸乎未造時就奉常以訪
吾所不逮又先生於余爲詞林先達貫穿一代之
史願備掃除討求掌故而才識驚下輒苦未能今
泮然載筆從其後其於王氏祖孫身處家國之際
何容贊一詞也無已請就余通籍以來在朝及里
中所見聞於奉常者爲壽可乎當 先皇帝稽古
右文修舉郊社籍田朝日夕月諸大禮奉常以世
臣備禁近職奉壘紱陪侍屬車豹尾間尺寸咸有
程度數捧英蕩之節出使諸藩肅將歲事不擾亭
傳乘皮束紘之贈無所私焉自少以一身撐柱中
外築賜塋已畢卽起祠堂歲祭時享月舍萌禮無
違者事母周太宜人以孝閨門之內規重矩疊訓
子弟御童僕吉凶婚嫁足爲合境師法歲大禋爲
粥於路里之人皆歌其長德雲間董宗伯玄宰陳
徵君眉公相國之高弟而編脩公執友也折輩行
與游先朝論画取元四大家爲宗繇石田山人後
宗伯爲集其成而奉常略與相亞當其搜羅鑒別

得一秘軸閉閣凝思瞪目不語遇有賞會則遶床
狂叫拊掌跳躍於黃子久所作早歲遂窮闢奧晚
更薈萃諸家之長陶冶出之解衣盤礴格高神王
力追古人於筆墨畦徑之外識者知其必傳玄宰
署書爲古今第一顧以八分推許奉常語陳徵君
曰此君何所不作吾當避舍今二十年間海內爭
購奉常之書小或盈尺大過尋丈懸毫落紙旁觀
無不拱手歎息其文采風流沾被傾動近世所未
有也江南故多名園其最者曰樂郊州巒洞窟風

亭月榭經營位置有若天成兵興之後再闢西田
於距城十里之歸村因以老農自號益追念國恩
感懷今昔雖居賜第游塵寰屢思從樵牧自放賦
調日急生計侵微類有所不釋於中乃日偕高僧
隱君子往來贈答間召集梨園老樂工用絲竹陶
寫以此行年七十齒髮不衰人服公之天資夷曠
而不知其寄托則固深遠矣余每傷近時風習士
大夫相遇惟飲酒六博爲娛獨過奉常見丹黃勘
讐插架千卷賓朋雜坐舉史傳中一事輒援据出

入穿穴舊聞於尺牘師蘇子瞻黃山谷於詩做白香山陸渭南諸子孺染家學作爲篇章人人有集四方徵文考獻屈指江南地望咸曰彼有人焉固不止絹素流傳以書畫專門已也唐宋宰執世家於言行微顯子孫昭穆必備著之用裨蘭臺石室之采在嘉隆全盛江南賢輔推華亭吳門太倉爲恩禮終始其後人亦世通婚姻文貞文定奕葉卿貳王氏緣編修公早世門戶中衰迄於今運會遷改三相國譜系之中奉常獨能守其堂構聞諸故

老說文肅公里居軼事仁厚恭謹爲同時太僚所莫及足以光啓奉常故今日燕喜之晨揚觶爰告先朝之史未立則有虞山公之文大書特書而余言亦堪登稗官而入家乘於以見奉常搜揚祖烈之意小大皆不可以無識也虞山旣以史筆紀斯宴侑之以文王大雅本支百世之詩余不敢上引請爲歌楚茨大夫有田祿者藝黍稷潔蒸嘗而子孫因之以勿替鄉人父老稱說景福本之於力田農事其義有所取爾傳曰歌詩必類奉常通於古

久嘗從余游最後始識菽旆哀然名冠鄉書聯雋
禮闈知其爲大叅之孫而青門之猶子蓋余之交
於申氏三世矣菽旆榜後歸省之三年爲其親中
翰少觀先生偕茅太君六十壽而乞言於余且曰
昔在闕逢執徐之歲先文定旣致政里居年及懸
輿特荷璽書存問而高祖母王太夫人尚在養文
定偕伉儷袒裼奉觴綵衣紛悅重輝疊武一時豔
稱盛事今躋次五紀復會於辰而吾父母並登六
袞非得長者之辭其何以張之乎余惟自古世家

大族格人耆艾匪獨一人一家之慶已也蓋天之
元氣而邦之儀刑其盛衰隆替之故有可得而言
焉嘗試上下六十年以進攻於申氏祖孫之際繇
其前而觀之吾吳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雨天下
命世名賢接踵林立蕭曹丙魏共遇風雲文定尤
以碩德元僚表儀百辟夾日月於東朝乞江湖於
私第其姻昵有帶礪之公侯焉年友有密勿之寮
采焉桓圭纁籍昭其榮珣戈方鼎昭其賜歌鍾折
俎昭其饗其年爲尚父八十衛武九旬贊拜不名

備物典策子弟比之伊尹之有伊陟周公之有魯
公豫章之木十圍璠璵之寶九襲詩曰凡周之士
不顯亦世相國之謂也繇其後而觀之吾吳如霜
降水涸落實取材高門式微宿素凋謝胥原慶續
於今爲庶而先生獨以清資華貫趾美前人撫甲
第之半非幸喬柯之未改其棟蓼有黃髮之宗子
焉亞旅有奉璋之羣彥焉鬻尊彝玉守其器芸香
蠹簡守其書堂構塹茨守其業其年則爲絳人甲
子洛下耆英不知紀年逍遙扶杖子弟比於王家
之有武子郟氏之有方回干將淬其飛光俊鶻刷
其勁翮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先生之謂也顧
余尤有爲先生致慶者七月之章有云爲此春酒
以介眉壽而必本之於築場圃納禾稼良以上之
人懷柔萬邦豐亨屢奏而後人有餘力率婦子以
頤其耆耆則父老之獲遂嬉游皆戴如天之賜耳
今國家以尉候無警載戢干戈念此方之賦車
籍馬不遑休息亟召征南橫海諸軍還諸宿衛而
幢檠之宮芻茭之庠盡斥以歸之於民其間左輕

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刻壇墀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辟疆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黨也通賓客畜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輸平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雞鳴埭

下召其家善謳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欲善我也旣而偵客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輒衆中大罵曰若奄兒媼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泛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於是大恨次骨思有以報之矣申酉之亂彼以攀附驟坊用興大獄以脩舊郟定生爲所得幾填牢戶朝宗遁之故鄣山中南中人多爲辟疆耳目者跳而免尋以大亂奉其父憲副嵩少公歸隱如臯之水繪園誓志不出嗟乎陵谷旣

遷人事變滅向之炎炎赫赫者捧馬足而乞命顛
墜崖谷不知所之矣二三君子幽愁窮蹙定生亡
朝宗歸梁宋亦以病沒江南因初附數有收考一
時名豪惴惴莫保家族辟疆清羸雞骨藥鑪經卷
蕭然塵外自奉憲副公諱尺一之間不踰境中與
世無害離事圖全如臯僻壤冒氏爲右姓家世好
行其德年饑爲粥於路全活億萬計處患難之際
先人後已揮斥數千金脫親知於厄不居其功傳
曰有陰德者必受其報門戶之無恙有天道焉自

其祖玄同先生用方州著績憲副敷歷襄漢出入
兩都政事學術咸有師授辟疆脩祖父之業遭時
不仕益發之詩文以及於穀梁伯仲冒氏之集凡
四世矣其年者定生子也具舟迎以來俾與兩弟
及二子俱刻燭分題唱酬交作每更闌月落追思
陳事少年腸肥腦滿感槩激昂思有以效其尺寸
日月云邁身世都非覽明鏡以興嗟苦修名之不
立未嘗不中夜而徬徨也青溪白石之勝名姬駿
馬之游百萬纏頭十千置酒自豪習破除依稀昔

夢彼美人兮不見折若華以自思未嘗不流連而
三嘆也謝安石有言中年以來傷於哀樂政賴絲
竹陶寫耳廼有梨園舊工自云向事院司馬爲之
主謳江上視師之役同輩皆得典兵黃金橫帶夫
執干戈以衛社稷付之俳優朱儒而猶與吾黨講
恩仇而爭勝負用仕局爲兵機等軍容於兒戲不
亦可盍然一笑乎辟疆以五十之年俯仰興廢闔
門高枕誅茅卜築綠水名園楓柳千章芙蓉百畝
子弟皆鸞停鵠峙揆藻敷華蘇孺人含飴弄孫鹿
門偕隱中外咸推禮法奴婢亦知詩書歷觀江淮
以南有華宗貴胄保世全名令妻壽母媲美一德
如冒氏者槩乎未之見也可無賀耶余獲交於賢
士大夫不爲少矣流離世故十不一存幸與辟疆
生長東南年齒相亞君方始衰吾已過二昔人所
謂遺種之叟吾兩人足當之耳詩有之曰莫往莫
來悠悠我思又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
卬須吾友夫吳會者辟疆之所常游而喪亂以後
不一過焉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辟疆其許我乎否

也其年行請以吾言問之

丁石萊七十壽序

吾郡丁又兼通明雋異之士也以巳亥八月既望
之五日爲其尊人石萊翁七十攬揆之辰先期屬
余言爲壽適會京江告警羽書狎至又兼修其禮
於不廢勿以亂故緩余笑應之曰鄉飲酒不可以
理軍市此豈君家上壽時乎已而郡得免於兵吳
中士女賣其金玉衣裝市酒肉以相慶而君之壽
適屆於其期詩曰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
以介眉壽言乎滌場納稼之日享豐年而祝純嘏

也若夫脫虎口就衽席戴白之叟爲太平之幸人將安將樂爰笑爰語羔羊朋酒之饗其燕衍不有倍焉者乎然則君之壽其不惟丁氏之慶亦以深致幸於吳民而又何能已於言也余生也晚猶及見神宗皇帝之世江南土安俗阜風習最爲近古士大夫入爲卿相出作方牧其歸而老於鄉也東阡北陌杖履相存鉅人長德沾被閭巷有如大叅丁玉陽先生敷歷藩服廉辦著稱其子廷尉肩吾公清秩舊京雍容物望當豐芑有道之日爲所

薪負荷之圖源遠流長枝分葉布君則不扶自植不鏤自雕折節讀書躬行孝謹薛包之推出宅式好無尤石相之滌厠臉服勞不倦若考作室惟塗墍茨此君之早歲好脩能自樹立不墮其家聲者也自此以後世會將衰虹蜺揚輝龍蛇起陸東南二三君子以名節議論相摺拄通政則爲廣成侯公少司農則爲青門申公余以通籍定交識其坐客邂逅君於疇人之中溫醇惻愍而論辨英偉心獨異之詢其平生則知廣成之尊人啓東先生爲

君外父而青門娶於廷尉兩家兄弟以伯仲爲輩
行啓東觸忤奄豎貼危僅免廣成一生活尚竟與
黨人相始終青門由外僚積資至九卿禍且中於
同文之獄君以老逢掖連蹇不遇介居其間國是
人才日孺耳染痛世事之日非恨小人之柄用愾
我寤歎念彼周京此君之感家恩而懷國恤雖在
草野不忘君父者也夫績學不如力田善宦不如
逢年君旣避世不仕遂以其暇治西息之陂池脩
南陽之邸閣大致儲積家累千金里中兒飛文告

緡卒不能有以難君而徵調繁興發求不已迺苦
身庀役不以累細弱下貧公私咸得其濟嗟乎陵
谷變遷苑枯畢集銀臺旣碧血九原司農竟覆巢
宿草一二舊交或抱石而沉或焚山而死惟有馬
亭故里喬木依然家門則守寢丘永保之風子弟
則擅孝公無雙之譽嗇於遇而豐於年詘於前而
申於後天之報大叅而保持其門戶者不綦厚乎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此又君之善自圖全優游晚
節繼先業以裕後人者也余覽古至於秦隋之際

生民凋弊可謂極矣伏生秦之博士孝文時尚能
口授尚書孫思邈生於開皇中至唐永淳初年談
周齊軼事歷歷若指諸掌豈非天地害氣已寃命
茲黃髮因衰激極導迎善祥以今觀之君殆其人
乎卽近者烽烟傳遽一日數驚又兼不敢以聞懼
損老人眠力而君則健飯決肉談笑晏如自言心
力克壯縱兵至猶足竄伏山谷不以餘年累子弟
繇此而前拂東海之釣竿摩霸陵之銅狄處平壤
游人間見者驚焉已疑爲數百歲人矣又何必滅
景雲棲噓吸吐納而後可以比喬松侶白石也又
兼旣拜其親將游京師京師貴人奇又兼之才必
有稱述顯榮以誦君者余則山澤之癯免於兵革
敢同田夫野老燕喜昇平而未及神仙迂怪之辭
歸之又兼以爲侑觴之獻

之文兼以爲前謝之類

頌詞曰天運迭遷壽長平而末又順而致壽之類
百爾悲願然以清林昔余限山翠之壽於其年
壽詞其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
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

錢臣宸五十壽序

吾季弟孚令好治園圃蒔花藥嘗曰吾兄弟老矣
以歲之不易賦歛之不時懼無以宴娛食息比
詔書數下民寬然有更生之心吾於其間穿沼觀
魚披林聽鳥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不亦可乎既
而曰詩有之洽比其鄰婚姻孔云人生庶幾爲太
平之民則淪酒醴烹羔豚以速諸父兄親黨者禮
也吾兄弟既翁而中外媿睦莫如錢氏錢氏莫如
我臣宸則猶之乎兄弟也臣宸以今年五十願得

兄一言以張之余喜而應曰諾臣宸之長兄都諫
曼修與余同年舉進士余甫踰二十曼修肩隨以
長其少壯同先中憲約齋公偕尊甫封黃門叔弢
公爲同歲母夫人皆在養里中父老爭具羊酒賀
兩家其景福同余兄弟三人都諫兄弟七人乎令
少於余十歲臣宸少於都諫十二歲乎令以女女
臣宸之子受明余視兄弟之子猶已子都諫亦以
姻婭之故親余其友愛同余家自始祖以下禮部
大叅奕世載德中更衰落子姓凋替叔弢親大中
丞浩川公叔子中丞著節名臣積厚流光用昌厥
後羣從子弟數十人宗族交游光寵此錢氏之所
得於天者獨厚非式微所敢望也嗟乎州人士之
衰也右姓卿宗降在皂隸良田上腴斥爲榛蕪方
領之儒膏粱之子小吏得而唾其背者多有之矣
吾與臣宸猶得保其履道之宅南陽之阡飽食嬉
游以娛晚齒詎不謂之幸哉吾非瞽史焉知天道
請卽人事求之臣宸所以致此者有三德焉易曰
謙德之柄也吾鄉貴規重矩疊之風拾級聚足讓

而後登揚觶執籩拜而後饋今也言語則捷捷翩翩矣威儀則佻兮達兮矣飲飲則載號載呶矣爲之誦茅鴟相鼠而不覺也君子憂之君則內行修整進止皆有表識不苟訾不苟笑不苟臧否人物深自降損雖寒素必與鈞禮雖造次必無擇言循循乎若有所畏也粥粥乎若無能也柔而不犯其晉之隨武子乎清靜無競其東海之伏不鬪乎燕居潔出門敬賓客至則肅且莊矣賓或屢遷壞坐主人貌益恭賓或參語諧喙主人遇以默此所謂

謙而光者也善哉盛德之容也傳曰儉德之共也吾鄉寡魚鹽漆絲之利不知廢著鬻財其民本以力農爲業自俗之靡也口窮芻豢之養卜夜而倡樂身極纂組之華費日而消功嵒窳偷生而無所蓄藏水旱災疹之或作誅求無時奔走勾資不足以自救君於家先治重堂複寢而庖湍庾廩皆得其宜田園陂池咸獲善處入有稽出有考絲縷剗絮罔弗覈也卬有取俯有拾儉從長御罔弗勤也忍嗜欲損玩好非租挈所出弗衣食累積纖微擇

人而任之與時俯仰以末致財用本守之歲雖大
稔發其儲峙以應有司之期會可不至於重困此
所謂儉而壹者也善哉居室之道也語曰慎德之
守也吾鄉以知交聲氣傾天下其初則龍門之游
華陰之市也其繼則甘陵之部鉤黨之碑也依光
揚聲互相題拂而刊章之禍大作浸尋平陵遷谷
改遠識者柴門絕跡以自全不幸姓名爲妄男子
之所疏記始悔潛鱗戢翼之不早矣君於先生長
者造請非不勤也總角齊年投分非不深也束脩

之間不及於四方傾蓋之交弗輕於一諾闢幸舍
宿膏火擇淳樸有道悃悃無華者定其久要而它
人罕識其面彼夫游譚羈旅文史技術之徒在吾
輩倒屣稍遲輒致背憎嗜嗜君獨隄防有素無由
相因到門緣此鈴下肅然望而自遠鮮幾微不足
之色此所謂慎而密者也善哉保家之主也君於
制舉藝最工視科第可以引手致屢試鏢院不收
諺有之曰不索何獲或有以此勸君者笑不應旣
而升成均利觀光矣同事者或已至丞相長史君

才地實優爲之而不肯羸糧躍馬投牒以自進蓋恬靜止足其天性也豈可強哉自古積善之慶不於其滿盈而於其所不足中丞常先朝豐亨豫大之日躋雄班歷膺仕而能廉靜寬厚留不盡之福貽子孫君之生也嚴父修恬侯之行賢母執敬姜之德難兄敦伯仁之愛少長一心中外合力而君之嫂夫人衣麤食澹早夜拮据相夫子克底於成舉慈孝友敬柔正聽婉之道畢萃於一門君之得以雍容樂易修祖業而息之者夫孰非天爲之耶

君兄弟經營高燥表石闕築丙舍致車數百乘起祠堂以饗親設義田以收族長老觀禮道傍太息動色年來跼萼有零落之嗟燕尾有差池之感君之中心彷徨常有耿耿不寐者然而守柱下之和光得北叟之晚福頤神任運可以養生可以忘年兩弟登九美瞻沛國之友愛潁川之聲華也猶子來琛盧家之龍子謝庭之玉樹也受明借方來心水齊驅競爽福時之諸郎公沙之羣彥也今日者舒雁行列卷鞬鞠脰而上壽親串盈門諸孫入抱

考鐘伐鼓絲肉競作登其堂有文茵雕几玉軸縹
緗鄴架之圖書焉窺其舍有高柳澄潭小山叢篠
辟疆之園墅焉蓋君之好書似余其林泉之癖似
余弟余刈編鬻翰校讐補緝之未能乎令典衣物
以乞一花一石輒苦弗給故於君皆不及也從此
三四十載君之書搜羅而藏弄者日富樹木日以
拱池臺日以增余兄弟編蒲抱甕與君婆娑於殘
經廢朱之間豈非昇平之幸民而擊壤之樂事也
乎凡百君子與於茲燕者當思扶杖聽 詔仰望
德化之成勿以伏臘之難供忼日愒歲而笑余言
爲夸也松喬之年斯跂而俟之耳是爲序

梅村集卷二十六 終

郁靜巖六十壽序

吾友郁靜巖氏世胄簪纓家風孝謹垂條布葉隱
 耀含華僕為同里知交姻家肺腑徐孝穆於簡子
 視此嫺親郝嘉賓於右軍同其中外以其班余忝
 丈人之行使之年君寔肩隨以長家傳江左宅枕
 城南朱陳合為一村韋杜平分二曲塍陌而陂渠
 互注門庭則桑柘連陰接跡忘形撫塵夙好約平
 生之裏素量彼我之遭逢余媿弗如其端有四請
 得而言焉余蓮勺之田瀉鹵漢陂之畝污萊二頃

榛蕪三時鹵莽况扶風掾史競篋錢刀京兆諸生
高譚盭鐵闔境之苛求已甚老夫之悉索奚堪曾
無擔石之儲日舉倍稱之息君則先疇素稱沃野
樂郊獨裕淳風安農圃之遺足供常稅守高曾之
舊可收災年雖徐道覆船到蔡洲孤城無恙幸袁
山松功存滬瀆滄海依然烟火不改乎區中蠲恤
偏邀於亂後此余之不如者一也余白頭憔悴黃
頰提携袞師雖乍識之無通子尚未知黎粟敢門
戶遠希於後日只琴書免付於它人竹筥木屐愁
營少女之裝粧糗糒糧啼索孤甥之餌每觀衆雛
之爛熳倍添一老之衰殘君則伯子將車小同攜
杖鯉庭一鶴兼八龍五鳳之奇蘭畹雙蓀儲九棘
三槐之勢汝其有後吾可無憂但看左右曾玄豈
非厚幸最喜晨昏詩禮已足相傳矧羣從之琳琅
更門楣之照耀謝家仁祖擅才地於名流荀氏中
郎負聲華於少俊情欸則金春玉應人材皆鵠峙
鸞停此余之不如者二也余鑿坏何遁投効非還
疲曳趨長樂之鐘風雪從蘭池之獵洗沐歸休俄

驚會逮徵輸解網再遇刊章蔡中郎專攻汗簡隱
矣焉文顏延之追詠竹林狂哉莫學後竟誰聞徒
是妨人作樂言之卽罪知者謂我心憂君則過燕
市之三條縱觀宮闕涉巖灘之七里遍訪山川偕
故老以壯遊獲異書爲談助文會分甘陵二部付
彼諸郎講堂溯濂維真傳歸諸愛弟長日逐鷄豚
之社閒窓抄晴雨之占話世溪翁尋幽野服習伏
勝之遺經藏書足守師維摩之妙偈學道非難此
余之不如者三也余受性尪羸攝生懈慢沈侯引

指約臂旬減半分何郎量腹爲餐日惟一溢腰脚
比劇齒髮先衰猶然宋玉之賦未免閒情已矣盧
敖之遊苦無勝具服食疑丹砂多誤讀書嗟膏火
空煎清虛日來壯盛不再君則中年遂斷房室晚
歲頓絕逢迎短髮簪巾寄閒心于白社分花種竹
遣逸興于青門狂歌而五字催詩傾耳而三絃度
曲藏鈎夜半驚眸閃旁睨何人解帶庭前捫腹笑
可容卿輩此余之不如者四也若夫生平不見喜
愠天性能安異同雖沈昭略舉止嶽嶽接之自若

丘明士語言通脫處以嶷然攝衣雅步修輔嗣不
怒之風隱几凝神得應元稀言之益趙李交傾任
俠弗與爲通程鄭術擅奇羸亦非其好頻追故友
漸避新知性不矜夫崖異道無取乎深中龍伯高
擇言無闕庶幾近之王處冲晦德難知斯其亞矣
屬者節屆恢台之夏鄉推夔鑠之翁親串盈門賓
朋命駕複閣迴廊嘉樹擁雲根之石湘簾鬆几文
楸闔玉子之枰花藥成行松篁答響鶴飛緱嶺雲
飄子晉之笙鹿御蓉城盤剝安期之棗擊歌鐘于
二肆綵獻瑤林躡珠履之三千觴傳玉案長筵方
列昔酒初開則有糝和蘭椒美調芍藥饗已踰于
貳膳宰敢先嘗飲莫重乎佐尊主其下拜日之夕
矣促綺席於明燈月出皎兮間豪絲於急管黃門
之效其庭實乘馬路車太常之報以瓊瑤丹青爨
鼎鄙夫固陋不揣陳辭美哉壽也維飲酒其孔皆
何以贈之庶歌詩之必類在君子以爲知禮詎吾
儕不識紀年自笑亦皤皤之老尚不如人爲君誦
抑抑之章無多酌我

梅村集卷第二十七

壽序三

吳母徐太夫人七十壽序

吾友吳幼洪以先朝給事中奉其母徐太夫人家
 居里門今年太夫人七十吳中鄉先達謀所以為
 壽少司農申公青門侍御李公灌溪以余之習於
 幼洪也徵余一言余曰人子之顯其親者其大端
 有二曰富貴曰名節此二者雖甚賢智未可得而
 兼也其幸而遇極盛之世忠於事君孝於事親可

以無憾卽其間稍有齟齬身退而名立位卑而行尊不足爲父母憂也其不幸而遭衰亂之季外之干戈日尋內之禍難日結賢人君子旣出身爲國不得復顧父母其父母亦以大義勉之如漢唐之末史傳所書者十無一二得全幸而全則一時之人必爲之咨嗟慶幸以爲此門戶之福雖處極亂終能保其身以事其親凡皆天爲之也故家庭之際可以觀世變焉太夫人初以侍御之女歸贈君孟登公孟登之尊人曰虛臺公繇都給事中抗疏

爭國本爲名臣蓋神宗皇帝以忠孝福澤養天下士大夫敢言之氣太夫人親見其舅若父居要津持物望道重於朝廷身安於畎畝從容俯仰受國恩而娛晚節此余所謂極盛之世蓋幸而遇焉者也孟登公讀書好修不竟厥志太夫人攻苦食淡教三子以成立長洪二洪爲時聞人孝著鄉黨幼洪復弱冠成進士選授衢州司李浙有重獄會鞫事連大僚主者骫骳不敢決幼洪奮筆定爰書天下聞而壯之及北京大變留都新立幼洪入爲

給諫當是時權倖竊位藩鎮擅兵幼洪尚冀國勢
可爲正色言事向所謂大僚者則驟躋政地修舊
郟用宅事下幼洪詔獄而北兵已駸駸江上矣蓋
邊疆之勢愈蹙則恩讐之報復愈急而其是非亦
愈亂自十餘年來士大夫以黨魁被罪刊章逮治
無慮數十人而幼洪遂爲氣運之究極不旬日而
遇國禍此余所謂衰亂之季不幸遭焉者也而幼
洪則當之初 先皇帝時余於大僚曾有所彈劾
幼洪所持浙獄卽其人也當幼洪爲給諫余亦官
南中以母老歸養請急東還聞幼洪之及也余自
知不免雖然不敢以告吾母也無何江南大亂余
奉吾母奔竄山中幼洪亦自獄所脫歸母子相見
倉黃避兵皆懂而後免今太夫人康強壽考諸子
拜堂下進七十之觴而吾母亦健飯無恙兩家母
子同以危苦得全此非天爲之耶其能不爲咨嗟
而慶幸耶余旣應兩公之請以不腆之詞爲壽詩
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太夫人則猶吾母也

母自以菜茹與客同飯郭林宗稱其賢至爲下拜
子有老母無乃不給於鮮而顧爲我設可乎伊人
曰自吾先人講學荒江門外常有四方車轍今以
涓之無似夫子惠然臨之吾母惟而聽客曰是兒
能致長者且復如其父時矣故喜而爲魚菽之獻
非涓意也且曰吾母明年八十以熟聞先人所論
說知文章爲可重願夫子不吝而賜之一言余應
曰諾當先朝啓禎之際吾州文社擅天下先師
張西銘偕受先讀書七錄齋相繼取科第而麟士
與子常譚經講藝於江村寂寞之濱遠近目之曰
兩張曰楊顧初不以出處隱顯有所軒輊也西銘
蚤世無後門緒式微賴吾師母獨身措拄橫爲強
奴胥篋者之所侵奪余嘗比之庶其竊邑黑肱逃
奔稍正厥罰以還其盜帑訖不能有所裨益受先
兩子其少者尚存貧不能自聊盡撤先人之廬以
償井稅嫂夫人寄止鄰邑壻家間一歸故居迺至
無席可坐大慟而去嗟乎當兩先生致賓客授生
徒輜駟接跡巷舍爲滿升堂拜母上壽奉觴誓以

結死生託妻子曾幾何時西門南郭之間無復過
而存者觀乎兩母之盛衰而友道得失之故亦可
得而推已子常家本素封以明經試守令不之官
失明里居晚而抱子不獲見其成立伊人每過余
爲之經營贍護有漂搖風雨之歎麟士名第不如
張先業不如楊其子伊人也亦未得與子常受先
爲比廼十餘年來刻其遺集俎豆之學官田疇廬
舍有加於舊用以娛侍寡母臻於上壽孺人之所
得不旣多乎伊人之誦母也辟績佐養以著其孝

卜媵視寢以著其仁教誨式穀以著其慈簡飭僕
御以著其法尤大者東陽張大司馬奉書幣迎致
麟士賓席嘗念時方多故謀破格得文武士用濟
勳草奏將薦於朝孺人聞而力止之曰君儒者
非應變才今豈進用時耶其安貧賤識道理如此
故能受此大年享有遐福豈偶然哉鳳里名跡最
古歷宋迄元多高人隱君子及貞姬淑媛備載邑
乘其軼乃時時見於織簾之私志可考而知也自
織簾存日閒居樂道孺人庀中饋以相成一時倡

隨之樂已咸知有顧家婦距今松筠晚節齒彌高
而行彌邵而伊人學殖益富爲世鴻生有以躋親
之令名於無窮行見茂德令儀增徽彤管且與孺
仲賢妻龐公嘉耦竝垂千禩豈止一里之光榮也
哉余雖老尚能奮筆以傳其事敢卽以當春酒之
獻而區區人間祝釐不足爲孺人道也甲辰季冬
同里梅村吳偉業拜撰

顧母施太恭人七十壽序

顧氏蓋世有賢母云吳丞相澧陵侯雍以黃武七
年迎母於吳其主親拜之於庭公卿大臣畢會蓋
自有吾郡以來虞魏張陸英英門戶彼有人焉位
宰相爵通侯莫先於顧氏家人尊老女宗母師起
居六宮賓禮萬乘亦未有踰顧氏者已吾友吏部
考功郎顧君禱來天下精彊開濟駿雄淵達之君
子也舉進士年才二十餘起家庭評銜
天子之命以取士於嶺表五管號稱得人其補吏

部也甚爲時宰之所倚重在諸曹中特以爲能已
而用請急歸坐公事以免家居四五年以今歲春
正月壽其母施太恭人七十君之年適亦屆於強
仕稽諸譜牒其先出自陳黃門侍郎野王固灃陵
之苗裔也野王十七世孫占名數於長洲入先朝
有自兵都諫爲通政司叅議者而族始大禱來則
從通政介弟處士公而分處士之子詎菴公以才
名雄諸生中累舉不遇積書萬卷以貽其子是爲
仲晉公卽贈君也贈君中歲多病猶及見禱來成

進士而恭人則當其子之出使嶺嶠簞節還家入
典銓曹版輿迎養堅彊暇豫白首而無恙詩曰令
妻壽母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噫嘻豈不盛哉
禱來之爲人也負意氣已然諾元老重臣寓公邑
子無不躡履到門迎閣握手以相爲引重有幼弟
曰斯玉雖年少官薄而敏給過人能以連郡國豪
傑公府儻材故顧氏有聲吳越間在諸公莫與爲
比其上壽也幢牙旌纛交錯於路皮幣玩好充仞
於庭餼牽體薦之物駢羅而疊陳揆擊吹鼓之音

族居而邇奏里人以爲榮雖然世家大族邦之楨
幹里之儀型其有嘉好燕樂國人於此觀禮焉四
方於此問俗焉固非焜燿一時之望已也盍相與
据見聞援故實以頌我太恭人可乎往者吾郡風
醇俗厚家給人足凡仕而歸者得有其秔稻桑麻
陂池邸閣之利通政起家清卿有賢子與孫及四
世而衰矣而介弟一門復振第宅園林尊彝書畫
至今指數於吳中施氏雖通顯不及顧氏白冶公
以一孝廉用治生素封兩家皆爲方雅之族子孫
恂恂退讓比於石君之有建慶桓氏之有郁焉孝
謹不衰明經篤行此太恭人之生世承平傳家肅
穆孝友順祥本諸先德者也運之季也未流始於
濫觴良苗不無秕稗迺有三四大君子者清剛不
撓峭覈爲方嚴取與以過絕苞苴持臧否以痛繩
流俗詎菴公以貴公子熟聞道誼雅負風裁屬當
黨錮異同是非倒置好是正直感槩不平其所與
游者文文肅是中從姻婭相得甚驩而周忠介之
忤奄急徵也出囊中金庀橐餽屣之用居恒慕

孔文舉孫賓石之爲人不肯詭隨碌碌此太恭人
詩書嫻習才智通明前哲令聞得之舅氏者也自
租調更繇之日急則有虎吏市魁乘意氣以陵出
衣冠之上士大夫杜門嗾退苦身白約者漸不爲
閭巷之所尊禮至與黔首無異有識傷之舊來姿
容瓌偉涉獵傳記辨智縱橫自以贈君貲產中微
受人侵侮得志之後雅自發舒不欲敝車羸馬以
爲里兒之所簡易約結英俊賑施窮急知名當世
取重諸侯行誼出袁絲鄭莊之間文詞居莊助教

臯之亞此太恭人以世會艱難家門貴盛持盈戒
滿保其福祉者也予讀書至頴考叔之告鄭莊曰
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趙宣子所食翳桑餓人舍
壺飧請以遺母不覺爲之掩卷而三歎今以吾吳
廉吏之家名父之子托於木門賃春織屨以事其
親者多有之矣爲其親者躬親操作黽勉齏鹽亦
嘗有一日之養如斯讌者乎然君子之孝遇則鼎
食擊鐘不遇則啜菽飲水南陔白華期不失守身
之正已耳茅季偉庾子平於道豈有憾哉在昔禮

松林集卷之十
陵之先世爲著姓元歎尤以幕府親信君臣母子
講布衣骨肉之禮古今之罕見史稱其不飲酒寡
言語舉措時當獨能恩禮始終斯真羔羊素絲富
貴而不失其身者也豈非吾郡之先正而顧氏之
家法也乎予衰退不獲以時追陪舊來然當其服
官也與之同朝及其坐公事以免也又嘗與之同
患故今日祝釐之詞不以諛而以莊庶幾太恭人
聞之喜曰是言也其能相吾子於義者也公文文
伯之母誠其子曰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計當

日吾徒之所坐實以災荒凋瘵之餘雖率先奉公
猶不免於吏議彼魯語所云聖王之處民也擇瘠
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誠吳民今日之謂乎自
今以後上之人寬租薄賦以恤其下之窮下之人
修行守分以奉其上之法竭蹶輸將保持鄉里以
相安其爲瘠土之民而已君子曰季氏婦之言此
卽太恭人之教也遂書之以爲序

立侯夫人纒笄綃衣侈袂偕介婦東向立諸孫從
子之次稍退負墻其少者劍而侍孫婦從婦之次
退亦如之太夫人出於房皆接武上堂北面再拜
諸姑伯姊率子姓彌甥各以次肅拜宗人之長者
先以其屬由阼階上俟於屏內宗禮畢盛服致賀
其尊者太夫人答拜卑幼則頷之庭實維旅棗栗
暇脩重錦加璧樂作盥洗揚觶前爲壽終宴無一
人偕立踰言者鄉之人觀禮焉秦與于江南鉅姓
也秦望於梁溪于望於金沙梁溪之秦自大司馬

端敏公始大其別有中丞以才力開濟譽重諫垣
篤生贈公爲之愛子以光啓於來裔金沙之于白
都御史公始大其後有憲副以理學醇正績著外
臺爰及再世廼誕淑女以作嬪於高門太夫人實
憲副之子太學褒甫女也當 神宗皇帝時褒甫
之從兄中甫以鈎黨摧抑爲海內表的諸君子過
金沙者無不與其兄弟定交矜然諾重節槩而褒
甫則能刻畫爲新詩家世貴盛自以高才不遇益
跌宕極意於聲酒園池歌舞之樂江南莫及而秦

氏夙以儉樸傳家中丞捐館舍門戶寢落贈公善病早沒太夫人辛勤荼苦以玉三子於成詩曰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太夫人生長豪門而能自脩持以敬儉人止知今茲福澤之非常而不知其中更孔艱保嗇調護之不易也夫爲人子孫而能事其王父母幸矣爲人子孫能以富貴事其王父母此人倫所難卽古純孝者以爲不可倖致留仙之乞言於余也叙其在襁褓之中爲太夫人所鍾愛推乾就濕恩勤備至吾因留仙之言而喟然有感於

余祖母湯淑人也衰門貧約吾母操作勤苦以營舅姑滄灑之養湯淑人憐其多子代爲鞠育余自少多病由衣服飲食保抱提攜惟祖母之力是賴憶自早歲通籍祖母年七十有三及以南都恩馳封三世湯淑人期屆九袞笄珈白首視聽不衰里人至今以爲太息雖以余今日之潦倒萬不足以追陪留仙而廻思往事三世一堂莊強悅豫何其有類於太夫人也乎吾母朱淑人精心事佛嘗於鄧尉山中創構傑閣虔奉一大藏教而于太夫人

實有同心信施重疊像設莊嚴俾願力克有所成
就夫人子事親身則思其所安性則思其所嗜牲
牢酒醴之奉珠玉纂組之華雖吾力所不能致而
親好焉計猶且圖之也若二母之清淨澹漠擺落
穢濁其所需者固已少矣而余之貧至使吾母伊
蒲之供出於損衣節食之所存廼太夫人獨可以
充然而無憾迄今兩山之間鐘魚浩浩皆誦太夫
人之福德而又能以其餘力甓橋梁賑糞獨留仙
父子竭其力以悅親心者至矣而余則不能其能
無媿色矣乎余友周子俶爲留仙所知實請余言
以壽太夫人夫子俶知吾兩家之深者也乃就兩
家祖孫父子之際質言之稱其禮言乎長幼有序
也稱其儉言乎盛滿不溢也稱其善而好施言乎
仁慈有恩也古之孝子事友人之母猶吾母余之
壽太夫人也無諛辭無勦說庶幾有合於朋友之
道焉子俶善其言遂書之以爲升堂之獻

王母徐太夫人壽序

吾友王太常烟客王郡伯元照為余道其宗盟之
 長額駙王公長安之賢而盛推其能孝也曰公為
 人敦尚儒雅好古博物深自折節以交天下之英
 俊其為賢也藉甚君子以為此不足以盡公也夫
 百行莫先乎孝孝莫大乎事之以禮今年春公之
 母徐太夫人來自汾陽先期公飾其翟車設容蓋
 駕騏驎躬執轡而迎於郊既入輶鞬鞠脰且脯自
 上食於是公之客習聞其內行甚謹將以是秋太

夫人設悅之辰相率前爲壽某等則宗人也宜一言以贊衆賓輒用屬諸偉業曰吾子通達往代之典訓而號能言敢惟子也請余遜謝固陋弗獲則從而爲之辭曰昔者先王選建親賢以藩屏王室旣繼體其子弟又推而及諸昏媾甥舅恩禮有加焉所以聯肺腑樹腹心也惟我

國家剖符定功封親王以鎮撫南夏其尊寵人臣莫比獨太原王氏於親爲睦揆厥所自蓋王氏之先公同官爲寮在軍中用氣誼相推重比王

貴而公先以封疆著忠節王是以惠顧前人之好而施及其子孫申以昏姻厚其湯沐嗟乎先王親親仁厚之道余蓋未之見也上下數百年其有結平生之分定骨肉之親分之以寵祿被之以文章和之以聲音鎮之以彝器如王氏之所遭者乎雖然家門當荼苦之日藐諸在襁褓之中微太夫人辛勤黽勉鞠育教誨則不足以及此是舉也王爲遣萬里之使奉咫尺之書家丞發嘉幣旣人出良馬旣具而後命之於庭及郊張幕告至執庭

實以將命魚軒重錦玉笋瑤甕載以筐篚列諸兩階主人曲躬磬折入以告太夫人立於房中使人及階再拜史讀書家老展幣太夫人受之俠拜遂入主人肅使者而退饗之日外賓席於堂內賓席於室薦以房烝折俎佐以鉶羹加豆其用玉則璧羨肉好溫潤清越有夏后氏之璜魯侯之雙琥焉其陪鼎則雲螭雷紋丹青斑駁有商癸父之尊周孟姜之敦焉其陳圖則縹緗玉軸摹寫裝褉有唐昭陵之遺蹟宋御府之秘本焉爵行樂作歌鍾二

肄簫管備舉魚龍曼衍之戲迭奏而遞進君子觀之嘆曰美哉何其備物而多儀也世衰俗敝束脩之問不行於境中滫瀡之珍或闕於堂上卿士大夫嘉好燕飲之不講蓋已久矣詩有之曰我有旨酒亦有嘉穀洽比其鄰婚姻孔云又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王氏之宴取其彰王之賜揚母之德而貽子孫無疆之休也先王制禮因時世而爲之節文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抑吾聞之禮者所以崇退讓弘止足也自古世祿之家

鮮不怙其勢位以公才地托屬 王家上可以筦
樞機次可以奉 帷幄乃優游不進者二十年於
茲矣風流嫻雅舉止如儒生世之赫然要近者視
之漠如非其好也家居盛治風亭月榭嘗具數百
人之餼扁舟過江載其圖書萬卷清商兩部修承
平王孫之樂天下聞而慕之母夫人追念先公生
長艱難與兵終始不及見其家富貴喟然於車馬
威儀之盛以爲吾提三尺之孤以入關竊不自料
賴

朝廷厚德克有今日吾母子善自抑損庶無負
國家推恩 藩邸施寵綏以垂諸永久賓客聞之
咸謂我公之賢皆其母有以成之也昔晉京陵公
王渾之子濟以中書郎備戚屬逸才俊爽負盛名
史稱其母鍾夫人琰賢明有法度不恃其貴陵人
夫公侯鉅室婦儀母德子孫當奉爲永式歷觀載
籍繩繩弗替孰有踰於王氏者乎卽吾州兩王出
宰相名公卿之後舊德博聞多識其先世故實若
長安公之事其母者此誠一門之光輝而傳紀所

不得而略也余老史官也既熟聞公之賢又知兩先生為可信故備而書之以著王氏一代之家法是為序

吳孺人五十壽序

予門人王周臣既官中書舍人用覃恩封其母吳太君為孺人而謂予曰先生知挺為此官乎凡以為吾母也吾父自神宗皇帝以來拜璽書之命有五而吾母以例不及封吾父謂吾母曰此以待爾子今國家新造皇上於舊京嗣位推恩羣臣甚盛典也挺不以此時邀一命之賞其謂吾母何於是周臣奉命歸里拜其尊人奉常公於堂下而太君受珩璜禕翟之錫里人以為榮又五年孺人

五十七
二十
五十周臣乞予言爲壽蓋予交於太原者兩世矣
奉常治家四十年婚宦祠葬大小畢舉中外宗親
無間言僮指千人蹠縮奉成法主人左顧而咳則
不時之需糈醪粢勺應手立辦其整且密如此又
自以其間治園圃好書畫請謝賓客跌宕文史見
者驚焉旣而問之此固奉常之才抑亦吳孺人之
助也自奉常服官奉使孺人未嘗不從雞鳴盥頰
呼役夫戒行李奉常不知有辦嚴也奉常有子
七女孺人撫異出之子衣服供用必使與吾子同

諸女輒厚其裝送以爲之嫁不以累奉常奉常燕
處甚嚴子弟或小過面加譙讓孺人視顏色婉轉
之輒解卽婢僕亦多所寬貸一家之人咸歸心焉
其以覃恩封也猶抑然自下曰吾佐筵於王氏二
十年矣今以子貴得見文肅相公之廟雖然詎敢
當尊乎退而與諸娣齒未嘗稍以自異則豈非恭
勤慈惠賢明識大體者哉太原自相國朱夫人後
奉常生母周宜人及孺人其婦德最爲可紀宜人
當緱山旣歿家祚中微扶其子於危疑艱阨之中

其拮据也似難孺人值門緒再昌諸子鼎立相其夫於精明綜覈之時其調劑也似易然奉常仕宦通顯宜人優游晚福而周臣自中書一命旋徧亂離搢搢繇役其爲母夫人憂者多矣卒能從容擘畫維持門戶以此知孺人雖易而尤難也予因周臣之請不敢貌言以夸迺質舉平日所聞俾周臣還壽其親也如此

孫母郭孺人壽序

余嘗觀世家巨姓其爵位之蟬聯閥閱之光寵旣以誇耀於遐邇矣而家庭燕喜猶勤勤於知己之一言誠欲宣昭令德而淑問施於無窮也雖然非其鄉有魁壘者宿之太儒則不足知其門以外俾崔盧世牒著於閭史非其家有孝友慤誠之君子則不足知其門以內俾鍾郝禮法告之國人斯二者未易一二遇也吾友孫孝若以進士假歸省母而郭孺人屆期五十侑爵之詞鄉先達則請諸宗

伯錢牧齋先生諸父則請諸光甫光甫余同年進士舊泉州守也而又以其言屬余夫牧齋以文章重海內而光甫孝謹聞於郡國孝若之壽其母也於二者已兼之矣牧齋之言曰孫氏自世節先生父子以詩文節俠起家齊之雄長詞壇二子競爽恭甫兄弟各行烜赫此余所謂門以外之事唯宗伯足以知之者也光甫之言曰孺人方雅名家閨門之內不妄言笑伯氏卽世修內政禦外侮保持門戶以有今日者翳維孺人是賴此余所謂門以

內之事微也 甫何以知之余齒德不如牧齋懿親不如光甫其何以壽孺人無已就余之得於孝若者以壽孺人可乎孝若姿神吐納警速風流好屬文工詞翰交天下賢豪長者以名節氣誼相砥礪吾以知孺人之賢而能教也吾谷有喬木千章楓林赭葉賓客之來遊者樽俎雜陳絲肉競作餽餽糗糈臠炙糝醪左顧而歎應手立辦吾以知孺人之勤而有禮也家有鬻尊千金刻鏤龍文丁公癸父摩挲款識而唐人所圖應真十有六像絹素筆

墨皆絕代珍翫孝若博物君子雅擅收藏而於先世所遺尤能護持手澤吾以知孺人之敬而能守也體自華宗長於富厚一門中從不下數百其成進士也無彊植兼并之風無名豪武斷之習無蒼頭綠鞵衣絲履縞之出入無後房袷服鈿車寶馬之行游吾以知孺人之義而有制也余門人孝維爲孝若之異母弟在孺而孤迄乎成立友于篤至扶掖恩勤廬舍田園推肥取瘠諸妹裝送皆一情不異中外親黨殆無間然吾以知孺人之仁而有恩也爲孝廉十年中遭世變郡縣虎冠之吏肉視大家其桀黠監奴酒食通關因緣乾沒交結魁宿以爲俠里中主人持之以體臨之以威懼伏而彈壓之卒莫敢動吾以知孺人之嚴而有法也凡此六者微孝若不足以揚孺人之德微孺人不足以成孝若之名傳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其是之謂歟余猶記通籍之歲以年家子弟拜謁恭甫之尊人子喬先生當是時孝若未就外傳而孝維始生先生喜恭甫以得孫而憂光甫之無子也今兩家子

弟蘭芽玉茁而孝若掇上第就顯官過家休沐拜
母上觴鄉里聚觀以爲盛事蓋孫氏之福澤如日
升川至正未有艾而遡其再世發祥實啓自孺人
孺人其可以輾然而舉此觴矣余所以隨牧齋光
甫兩公之後敢具不腆之詞進者實以交於孝若
者深知於孺人者悉故不憚覲縷以致其頌且禱
也是爲壽

錢母譚太君六十壽序

吾郡與浙之禾中爲比境其世家舊族燕饗慶勞
之禮相接也庚戌之春正月禾有又鶴亦駿兩錢
君爲其母夫人譚太君六十壽太君者登萊道監
軍贈太僕凡同先生之女孫而明經閻仲之長女
閻仲太僕之仲子也其歸於錢爲松溪令孚于公
之冢婦而孝廉雍仲之元配錢與譚旣邑之望姓
而夫人以貞慎專一之操婉嫕莊靜之德辛勤黽
勉者三十年用能持其家教其子而又鶴亦駿方

以文行有聲於時自其邑之人無大小莫不賢之於是兩錢君謀於父榜之執友曰平湖倪公伯屏母黨之懿戚曰同里黃公觀只以祝嘏之辭爲請伯屏之言曰予之舉於鄉也同年生雍仲爲少予濫叨一第雍仲齋志以歿天下聞而惜之予之坎壈末路深以弗從雍仲爲不幸而錢氏獲保其家以耻美於後人則嫂夫人力也雍仲爲不亡矣夫女子而節也難女子之節經滄桑兵火爲尤難此有事於史者所當紀也其節可書也觀只之言曰

我宗與錢氏譚氏世通婚姻先給諫之女乃某之姑歸於松溪公而生雍仲雍仲又與余同娶於譚爲中表爲僚壻其悉夫人之內行加詳先姑性嚴顧嘗語余雍仲雖亡賴孤嫠以扶持將順吾以此知夫人之爲婦也聞仲公於余爲外父行今夫婦八十無恙而洗腆甘旨兩甥實分其勞吾以此知夫人之爲女也此其孝可書也余曰是則然矣抑太君之爲孝若節者有本焉蓋嘗反覆於懷宗端皇帝之初紀方大憝始拔群邪黨據莫肯正言其

辜有從草莽中伏闕上書歷數璫十大罪且顯詆
在位媢阿爲失職則浙西太學錢生卽松溪公也
躡松溪而起者逡巡數百奏獨松溪言於主上孤
立官府危疑之日自宰執臺諫左右近侍諸司皆
奄私人所布置思剗刃一二言者以拄天下之口
松溪一疏實首中其陰伏其不爲陳東續者厯耳
至今言之心悸然則錢氏之保門戶長子孫畚耜
鞠飴上壽於此堂者微君父神聖不及此又鶴兄
弟可不思其故乎或曰艱難時布衣上封事往往

授中朝官松溪沿嘗調得一令以去有子而貴又
中道奪之謂天道何哉余曰是不然夫松溪之正
直其得官不得官非所計也以彼父子天性忠孝
使雍仲而在目擊淪胥板蕩有不搯擊流涕棄妻
孥而弗顧者乎天之奪雍仲者正所以全之俾太
君得以提攜孤稚於家門零落之中兩錢君終能
光啓宗祧於身名發聞之後傳曰天道遠未可以
目睫測也且夫消息盈虛古今嘗理吾不暇遠論
請卽譚氏觀之太僕之在登萊焦心極力拄島帥

定譚兵卒以勤其官而身殞有子六人虞衡早貴
禮部用五經得舉則已遭逢末造崎嶇奔走沒於
兵間閻仲在兄弟之中可謂不遇矣而優游晚福
顧乃過之然則雍仲留其不盡以俟諸子孫正未
有艾也太君之所得不既多乎夫太僕起家賢書
第一而伯屏觀只先後首冠浙闈以科名相亞者
也宿老耆德其見聞言詞皆可信浙西之文獻徵
焉今以故舊姻婭爲太君壽而固以屬余余忝聲
氣於雍仲而早歲曾一識松溪於譚氏則太僕諸
子仕路所定交也故不辭而壽太君屏棄尋常祝
釐之詞而標舉其大節庶幾太君聞之曰是人也
熟於近代之史必能紀吾家之事而圖其傳則錢
氏譚氏之子姓足以告成茲讌而余亦可無負於
兩公之請也已

然世升之史必始於吾宋之... 而國其... 蠶之... 而黠舉其大... 無幾太... 聞之曰... 吳人... 氣於... 祖... 家... 交... 出... 對... 不... 賴... 而... 壽... 太... 岳... 氣... 集... 卷... 第... 二... 十... 八...

梅村集卷第二十八



記一

聖恩寺藏經閣記

吾吳天壽聖恩禪寺繇山門拾級而登仰見傑閣聳於虛空剖石大和尚所構以奉一大部藏者也其地踞鄧尉之半層巖拔起支隴蜿蜒雕楹文礎插入崖腹前瞰具區淳泓萬狀遠則洞庭兩峰近則法華漁洋諸勝若拱而揖或環而抱其下則秀樾干雲修篁漏日法花忍草茁長繽紛怖鴿馴禽

飛翔匝繞信兜率之鉅觀般若之勝境矣先是萬
峰蔚公當 皇覺現身之初受聖恩開山之寄弟
子智璿等傳衣主席琅函貝葉結集流通尊奉之
地卽今毘盧遮那閣是已歲月旣往龍象中衰千
箱秘帙化作飛塵萬衆名區鞠爲灌莽於是三峰
老人杖錫飛來剪剔蕨荒經營宏敞庶事草創未
盡云爲剖公親承記蒞進補其處時節因緣緇素
瞻仰信施填委無廢不興梵夾竺墳缺焉未備會
有峩冒道者裝成南藏道梗西川因其方便之功
申我殷勤之請遂移法寶作鎮山門方當牛首颺
廻瓦官霧塞未踰旬朔便接烽烟獨此經早昇精
藍不罹劫火咸以爲脩多羅藏有天龍神鬼百萬
護持和尚福德感孚不脛而至四衆頂禮罔不欣
欣顧其時閣猶未之建也蓋毘盧閣雖經脩葺業
以供養諸佛結制生徒將謀收卜高原另圖嚴奉
吾母朱太夫人專心在道入山禮足躬覩勝因發
願弘施聞者坌集監院濟上等廼相材運甃練日
鳩工經始於癸巳之仲冬告竣於甲午之季臘列

楹三間廣筵九丈深如其廣之數崇殺其深之一
翼翼嚴嚴若化若湧就中埭釋迦藥師彌陀三像
慈容睟盎纓絡交加其旁則方甌長龕東西森向
瓊籤玉軸充仞琳琅經律論藏部分櫛比共有五
千四百餘卷和尚以丁酉之夏六十初度諸山老
宿爲禮華嚴尊經者五十三衆皆安單於閣下規
重矩疊衣被肅然清淨道場得未曾有和尚曰是
閣之成所以揚祖風示學者不可以無記迺屬偉
業爲之偉業合掌而白師言我佛如來演說三乘
十二分教利益衆生達摩以拈花微笑之旨不立
文字而見性成佛蓋慮世人教相紛拏欲以掃除
支蔓非謂鹿野苑拔提河金口所宣一切空之也
古德相承共弘斯義後來門庭太甚諍論滋多或
執教以議禪或竊禪而掃教識者憂焉今和尚從
拈錫豎拂之中搜揚真典孳孳不倦於以撈籠今
古震壓諸方豈不盛哉且成壞相仍世相如是以
萬峰之 聖皇授記說法名山猶不免講席榛蕪
勞後人之脩復然則貞珉之有鑿也其可已乎是

經也出於干戈俶擾之際僅而獲存百世而下知其孔艱是續是述俾勿墮墜皆記事之辭所不得而略焉者也爲之頌曰
世尊天人師普說無上道傳譯至震旦是名脩多羅毘尼阿毘曇不可得思議鄧尉古道場衆山盡環遶有一善知識親遇金輪王手持玉庫經開演一大藏百年化宮壞乘願廻再來吼若獅子威直標正法眼臨濟大宗旨文字本不留方便利衆生何所不融攝但能去纏縛不落義解門卽此文句身足證圓滿智如來廣長舌八萬四千言於一卷卷中各滴醍醐味於一字字內各貯摩尼珠護法天龍神呵衛在左右以此刀兵難末劫不得侵將我貝多羅移入清淨界寶閣轟天起廣望千由旬洞庭七十峰卽爲耆闍崛震澤五百里卽爲阿耨池無量妙高臺變現彈指頃當知向上着不礙於有爲覩像生敬心藉彼莊嚴力諸佛所說法億萬恒河沙究竟歸虛空本來無一字見道不見山何處復有閣見心不見佛何處復有經乃至法界中

草木禽鳥等飛鳴與開落若以慧眼觀無非是經者經如紅日輪旋繞須彌山照一四天下經如香水海舟航到彼岸湧出青蓮花頭目與腦髓有人乞施捨無佈亦無愛此經當護持能續慧命故珊瑚與瑪瑙高過蘇迷巔瓦礫了不異此經當寶惜能種福田故用此告來者常生難遇想薰心與注耳歷劫乃不磨我今作此辭毫端見如來刻之靈鷲峰永永示無極

瑞光禪寺碑陰記

并頌

瑞光禪寺碑者吾吳宮尹姚文毅公爲竺璠上人所刻辭也文毅偕相國文文肅公大弘佛事而寺塔放光震耀遠邇於是供塔然燈而太湖漁人視塔影落處晨置暮綸投輒罔獲夫世人止以放生作佛事故有縱簡子之鵲捨孔愉之龜以求福田利益而豈知佛光所及皆有天龍鬼神保護衆生以相利濟夫以一塔之功若此况我佛於忉利天宮建無量法幢之寶光明遍滿恒河沙世界其於

刀兵水火諸劫慈憫救度不知紀極文肅文毅兩公道濟天下彼豈沾沾焉於太湖漁人爭網罟之生命哉誠有見於佛法之廣大而憫末運空壞劫灰將然非是不足以救之也自兩公沒後萬化變滅塔光既息象教亦墜素孚上人爲竺公上足住持負荷興起其事而屬偉業書於文毅碑陰因係之頌曰

瑞光之興始吳大帝赤烏紀年康僧舍利迭有盛衰至於元豐有宋禪師圓照本公慧日重開法雲四照再啓鴻基力弘大道浮圖莊嚴放大光明爲多寶塔爲王化城大同寺災崑崙山火世尊塵埃誰救諸苦我明之興馭世金輪勅書賜建親下德音二百餘年得文相國宮尹姚公同修戒律有竺上人廣集衆因樓開白玉地布黃金寶印當曾神珠出掌乃見塔光緇庶共仰非虹非蜺非烟非雲網緼定水布護香林二龍蜿蜒石佛示相道樹交枝戒月對望長者施鐘仙人練火千層普炤然燈佛所一燈一佛什迦分身大度濕生震澤之濱網

罟莫獲漁師夜泣老僧難辨人魚得失七十二峰
若恒河沙浮般若鏡開優曇花大道慈悲作清淨
觀如燈取影卽心成岸求魚不得得妙善果投竿
稽首歸於佛土四大海水人魚同游彼網罟劫此
刀兵憂刀兵劫起塔光亦止佛不能救人魚同死
素上人者竺公子孫代佛慈憫聽塔鈴聲歲更一
紀此光當復但崇佛事衆生受福凡此衆生兵燹
百城如魚漏網命懸釜鬻頭目腦髓皆非吾有胡
惜外命積金如斗佛云放生得長壽報况此燈光
陰幽畢炤仰視塔光如見兩公乘願再來在佛光
中善信歸依合掌喜捨視此刻辭以告來者

重修太倉州城隍廟碑記

太倉之為州也在弘治九年而廟始於二年其未
 為州也則為崑山州城隍祠崑山州之祀城隍始
 於此乎曰非也改也烏乎改崑山州治在今太倉
 衛基泰定甲子始即州之前立廟其後州治遷而
 廟之祀如故也今廟則為元時朱清所建東獄行
 宮 孝皇在御詔毀天下淫祠知崑山事楊侯甫
 以舊廟湫塵痺陋不稱於明神廼即行宮改焉迄
 今二百餘年矣歲在甲戌為崇禎七年廟之正殿

災民用震動弗寧爰因舊址是荒是度棲主之壇
妥像之室斧而不斲堊而不華浸尋乎故觀矣刺
史昌平陳公來蒞是邦每有事於神黍稷馨香靈
貺昭格而以重霽之下反宇不立中唐之內甃礮
未周體薦牲牢升歌象管皆雜沓乎軒楹欄楯之
內以更衣則無其署以登降則無其階甚非所以
肅恭將事虔奉神明之意也於是闢殿之南楹創
爲前軒高其采庸廣其階除而丹青塗墍之華采
榭垣墉之美始煥然其畢備道士金某實董其役

乃進而請偉業曰是不可無記且廟堧以公占復
除未有刻文願并勒諸碑偉業再拜稽首爲之記
曰竊觀城隍一祀甚有合於古之社祭禮自天子
諸侯以下皆得立社今之郡縣卽古之諸侯國社
之制其所當立社之祭也山林川澤罔有勿從而
城隍不聞焉則又何也傳有之江漢沮漳楚之望
也又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記曰秦城
百二斬華以爲城因河以爲津而祀華於華州祀
河於臨晉彼豈徒以名山大川能出雲雨而致其

祈報良亦建方立國有設險之助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古者封疆之界山谿之險皆所以域民保境而後世專藉城郭池隍以爲固然則城隍之祠其卽山林川澤之祀而推焉者也明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重定嶽鎮海瀆各依山水本稱而城隍神號改正題木主去肖像焉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禮於社有配食祝融句龍皆得侑享主祭者其配食之意歟然則以泰厲之壇爲掃地之祭脩明配食而深有當於國社在令典祀城隍最爲近古雖百世不易可也太倉神祠初屬崑山雖馮翊近地不得視和滁二州故不稱王稱侯而搏土肖像猶存初制二百年來祈水旱禳疾病靈蹟燁赫具在州乘中邇者江南兵燹破城亡邑無慮數十而太倉獨完且海波不揚餘艘戰艦不得進泊於內地而金鼓之聲不作如有神靈呵護之者此

所謂有功烈於民者耶抑又聞之春秋傳曰人火
曰火天火曰灾魯之衰也占在雉門陳之災也驗
於鶉火社稷壇壝所以立國而亥冥回祿爲之除
舊布新此必神之仁愛斯民懼其權於兵火而示
之警誡也今廟焚而復復十餘年重修陳侯敬其
神以及其民風雨以時物無疵癘神罔怨恫生民
以和可謂崇德報功垂勝鑿於無窮也已不亦休
哉係之以歌曰

出天門兮九衢凌渤海兮姑餘揚霓旌兮曳魚鬚

左驂蒼麟兮右秣神駒聲駉隱兮雲車心攬轡兮
躊躇天地塤黷兮九州爲墟嗟生民兮安居捐魑
魅兮射虎羆豐隆扶穀兮列缺以趨莫此邦兮華
胥田有稻兮水有魚雲龍從兮甘露載濡坎其擊
鼓兮吹笙竽進桂酒兮獻椒醑通權火兮高烟俱
錫蕃釐兮神宴娛

舊學庵記
予梅村西偏有地數弓蓋廢屋之址予斥而宮之
繚以土垣而築室三楹名之曰舊學庵庵成而圖
史之所藏講論之所集朝夕宴處賓游往來皆於
是乎在客有過予者曰子之名是庵也其為舊學
之臣歟予應之曰唯唯否否夫古所謂舊學者經
術深厚行清而能高為天子顧問之臣足以輔道
德長教化如是庶乎其可也若予者嚮以庸虛早
忝朝列曾不以此時有所論建裨益萬分今編蓬

舊學庵記

予梅村西偏有地數弓蓋廢屋之址予斥而宮之
繚以土垣而築室三楹名之曰舊學庵庵成而圖
史之所藏講論之所集朝夕宴處賓游往來皆於
是乎在客有過予者曰子之名是庵也其為舊學
之臣歟予應之曰唯唯否否夫古所謂舊學者經
術深厚行清而能高為天子顧問之臣足以輔道
德長教化如是庶乎其可也若予者嚮以庸虛早
忝朝列曾不以此時有所論建裨益萬分今編蓬

窮巷之中伏匿窮蹙退與後生小儒掇拾舊聞然則吾之於學其初肄業及之耶未也而敢以名吾庵歟客曰子以文章受知於先皇帝輔導太子起居兩宮爲講臣子而欲辭誰其可者予曰若所言者仕也吾所言者學也如以仕而已當先皇帝方鄉經學開文華召一二通博正直之儒虛已禮下之甚而執政大臣勿善也中之以事輒罷去其在位者率篤癯疲或使數人扶持痾僕入省門居庭中惛惛不辨上或問掌故則左右選視涕

唾流沫叩頭不起而顧號爲馴謹備老成俾主上敬而不急以儒生爲無用卽當事者稱任使矣斯可謂之舊學歟非歟予因是發憤謝病將閉戶不出讀書十年不幸國家變亂顛沛詘辱欲如向日之老充位備官不可得矣敢以放廢遺佚虛竊此名於田野間哉雖然吾聞之君子之爲學也於國家禮樂所繇生刑政所自出苟涉其條流而探其損益雖窮巖之賤吾得而論著之况其所躬遇者乎雖百世之遠吾得而紬繹之况其所親見者乎

今以予之坎廪佗佗休息乎此庵也每發書陳篋
伏而讀之其於朝廟典章之盛未嘗不思周旋進
反疇昔肅恭而將事也其於君臣誠勵之語未嘗
不思諮訊出納疇昔艱難而訓告也若夫盛衰興
廢天道人事之間則又輟卷廢書太息而流涕凡
吾之惓惓於此者非苟彊記博誦爲當世取悅云
爾庶幾發揚先朝之盛德用少裨具官之所不稱
如是雖以謂之舊學可也且吾之於學雖不自暇
逸而疾病憂患恐其弗底於成將使後之子弟讀
吾書者仰觀堂構夫孰非國家之恩澤以有此廬
哉故書其事以貽後之人俾令知吾志焉戊子八
月吳偉業記

吳幹業疏

歸村躬耕記

吾友王烟客太常治西田於歸涇之上歸涇者去
 城西十有二里或曰先有歸姓者居焉或曰以其
 沿吳塘而北可歸也故名之烟客自號歸村老農
 築農慶堂以居而以告其友人曰吾年六十蓋已
 老矣將躬耕乎此聞者疑之曰古之為耕者以其
 有耕者之樂也土膏陸海畝乃一鍾芍陂白渠灌
 及萬頃故有築堤作塘開田引瀆役使數千家此
 美田上腴者之樂也若夫陸渾山中褒斜谷口平

疇廣野反出於孤峰疊嶂之顛屏棄世事隔絕人
代架絕壑以立屋焚深林而糞田此高山窮谷者
之樂也今吾州僻陋海濱陂渠湮廢舄鹵沈斥沮
洳汚萊歲頻不登賦以日急居此土者亦何樂乎
有耕烟客自奉常謝政幅巾里門有城中賜第以
安起居有近郊別墅以娛杖屨圖書足以供朝夕
之翫賓客足以接談笑之歡又何必去城市舍園
圃謝朋舊以樂此躬耕爲也烟客曰不然此田是
先朝祿賜之所遺也是先相國文肅所以貽子孫

也往者 神廟之世海內乂安生民不見兵火江
以南大臣之致政家居者美田宅盛邸舍厚自奉
養而吾祖惟得海濱寢丘之地以供饘粥蕭閒杜
門不知家人生計性愛田野嗜花藥開種竹之圃
於東郊築藝菊之亭於北郭而猶患過客之跡我
也晚歲墮書存問郡邑大夫執板而賀謁者車填
馬咽而吾祖命小舟攜短策逍遙於南陌東阡遇
者不知爲三公也卽今三十餘年而韋相之莊籬
落猶存陸生之田桑麻如故舊老遺民尚有過而

嘆息者吾爲人子孫忍使蕪而不治乎且吾受前人餘澤奉車省闕陪祀陵園以及親郊視學大閱藉田無不具簪笏以從已而持節銜命渡錢塘入豫章涉沅湘踰閩嶠足跡幾半天下世故流離衰遲頽暮猶得守先疇之畝畝以送餘齒退而與田夫野叟談昇平之遺事叙平生之舊游不亦幸歟雖其土之瘠而賦之繁吾猶將樂而安之若夫歌舞陸博通飲食侈游觀下至逐什一之利競錐刀之末者吾之所不能爲也梅村吳偉業聞之曰不忘先朝忠也追述祖德禮也保素節而出流俗義也其爲躬耕也大且備矣是不可以不記

梅村集卷第二十八

梅村集卷第二十九

記二

講德書院記

國家受天顯命不冒九有重惟江南經賦輿區保
 釐得人實資材傑爰疇咨卿士妙選盈廷之俊而
 我蒲州韓公特膺簡畀以來敷惠澤於茲土其職
 任甚鉅先是江南逋額未登令下鉤考而中吳初
 議駐兵

天子之命公若曰方事之殷所亟兵賦良出於不

獲已閔念吾民疲瘵其悉乃心懷柔輯和俾克全
濟公拜命歲飭惟謹越視事再朞有 詔蠲十五
年以前舊賦又三閱月撤姑蘇駐防之兵還京師
公奉揚德意送往勞來細大畢協吳民歡忻鳧藻
拜首和門者日累萬人公推讓不居曰此 朝廷
如天之賜撫臣何力之有父老懷不克展退而謀
於諸生某等曰其何以報公哉惟卽湖山綰轂之
區創爲講院歲時嘉會來游來觀黃髮鯢齒循階
及序相與論說尊君事上之禮庶無負公之教育

亦公所以仰答 朝廷之盛心也偉業忝荷旃幪
樂聞斯舉爰從諸父老後拱揖而言曰吾吳通都
望國被海帶湖田有肥瘠淳鹵民有愿巧柔囂議
曹書佐人競錐刀隧正閭師工爲螟螣豆區釜鍾
收不中算更繇賦調輸或溢程文簿牛毛奇羨銖
兩先負未集來逋總至下雖累入吏固弗除非甚
簡括曷由不誠於理軍府之立也無崇山廣澤雉
兔麋鹿之區以供射獵無林麓洲渚灌樹荏莢之
產以給薪樵無魚鹽鐵冶絲纊梓漆之利以澹軍

實地湫而隘人稠以厖主客狎處愚黠異數一以爲網置一以爲窟宅民是用重困吾公有憂之其始至也勸力田務東作數疆潦置町防申版圖息姦詭贍鰥寡戢豪右乃進其耆老而告焉曰連爾蠲曰役爾均曰訟爾平曰荒爾恤

天子命我弛征已責爾其量入修賦毋缺於租挈以負詔條

天子命我赦過肆眚爾其力農悖行毋詭於鬪評以麗撻罰黃綬以下敷敘矯虔我其爲爾案劾之

椽史之屬貪恣放橫我其爲爾殄殲之旣而曰設兵所以衛民也儲侍委積必豫必充脯資餼牽告豐告備夫乃可以肅軍制則又曰保民所以養兵也候奄致訓芻蕘不淫嗇夫設柝鼓柝時警夫乃可以帖民生於斯時也公之威德流聞逃邇鯨鯢收迹光於有截廷議戢矢橐弓帥歸朝請士還卒伍惟是三軍啓行扉屨糒糧繫公是賴公乃收合餘艘傳飭津吏庶人一葦勿得苛留浹辰之間峩艣雲集赤泥連檣假諸鄰境黃頭鼓柁崔以官

錢無不銜尾叩舷樣於水涘供張如法辦嚴有期
大會射堂勞饗加禮已而便時出舍飲餞都亭介
駟千羣革車百乘門不擊互路絕蹕呼屬城厨傳
載燧先驅隸人牧圉陳芻置頓紉縹維之烝徒引
笮爲粥於路役夫其休民於是乎爰居爰處爰笑
爰語旣安旣樂或号或歌始吳之人抱布買絲見
奪於市畜雞種黍被掠於鄙一童鞭驅斑白負擔
扶而大詢呼聲嗒嗒與屠爭言飲羊無直椎破盧
罌酒流溝中始吳之人投鉅怨家告謂惡子搔爪

漚麻戟手致死負眊帶鈴突入搜牢斧斬門關粹
頭以去始吳之人倅馬就草騰入良苗敦丘甌山
其顛濯濯櫟社弗享鳥亡其巢提旄挈倪負墻而
號今也門唐个寢由公而復糞除宗祧塗墜垣屋
父兄閭黨由公而親肥牡旨酒進釀西鄰田疇禾
黍公爲膏雨斥彼蝗蝻穀我士女關梁塗術公爲
安車踰度險阻卽此康衢民如棄嬰亡子匍匐失
路公也父母提攜乳哺民如痾瘵脰痲搔把塵垢
公也俞跗洗沐營救膻膻其原昫昫其隰山靄而

青水環而碧陂塘烟火庶物蕃殖我行於野以嬉
以敖魚泳禽飛卉天木喬誰將風謠被之管簫誰
剪蓬蒿望其羽旄乃取厲鍛乃勤畚揭乃陶甓甃
乃施樸斲巧人改塗工師度木三筵六尋講堂夏
屋絃頌之館羽籥之房歌詩習禮衿佩鏘鏘槃辟
雅儀讀法亮章忠順事長式訓無忘春秋都試嚴
鼓在室熊旗豹侯張帷置帟負弩抱簡持幢夾戟
從公至止孔武有力厥初相國命世作輔故吏諸
生熟於掌故謂公其來賴天之祐國計民瘼討求

有素公今政成著於旂常允文允武令聞令望
帝鑒其忠修我紀綱賜金進秩殿此大邦岳牧屏
虞維舜之哲周宗燕喜吉甫陳力公在南國克釐
庶績告於有衆小心翼翼再拜稽首歸
上之德偉業以爲是舉也道合於忠孝和於人民
宜伐貞珉刻茲令猷垂示來禩俾勿壞故不可以
無記

贈監察御史漢陽顧公開明祠堂記

 公字西嘯以國恩贈
 其父開明先生諱應曆如其官漢陽之人相與追
 表其懿行而俎豆之學宮矣又明年西嘯奉使吳
 中將歸而立廟於家脩其敬宗收族之禮而麗牲
 之石不可無辭爰以命之偉業曰吾先世故吳徒
 也練塘之丘隴訪求之不可復識豈無懿德繇當
 時鮮大書深刻以著之故世遠而莫之能考也今
 漢陽之顧占名數於汭川已近百年吾子孫賴先

贈監察御史漢陽顧公開明祠堂記

山東道御史漢陽顧公如華字西嘯以國恩贈

其父開明先生諱應曆如其官漢陽之人相與追

表其懿行而俎豆之學宮矣又明年西嘯奉使吳

中將歸而立廟於家脩其敬宗收族之禮而麗牲

之石不可無辭爰以命之偉業曰吾先世故吳徒

也練塘之丘隴訪求之不可復識豈無懿德繇當

時鮮大書深刻以著之故世遠而莫之能考也今

漢陽之顧占名數於汭川已近百年吾子孫賴先

人之名德以膺休命苟不表其所自鏡諸樂石俾歲時烝嘗有所觀感其何以告司祏而示來禋俾勿斁偉業受其請而書之曰古者自諸侯以降卿大夫以及於士皆有田以供祀享牲牢籩豆歌鍾羽舞事爲之節文而定其度數其無廟者不過庶人祭於其寢而已自井賦采地之制不行雖貴爲公卿不立廟以祀其祖父者固已多矣夫顧公亦猶行古之道也禮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始祖之廟而三始祖謂別子之始受爵者此在三世之後

其子孫追而本之者也今顧氏以御史始貴而公首追封然則始受爵未有踰乎公者也可得云先禰後祖而必遠求之高園亞園也哉禮曰支子不祭法當爲宗子立廟大夫供其牲物以從俾宗子主其事祝嘏之詞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嘗事此禮之嘗也歸明先生有三子伯如芝仲如蘭而西嚙其季也西嚙爲余言先生下帷講授則長君爲之都講率諸弟以孝友有鄒魯之遺風自仲氏先亡流離世故渴而葬先生於祖墓仰見烽火燭

天嘗懼祖宗之禮祀遂墜於地比家門通顯爲其
先人立廟而伯兄已不及待矣每春秋時享執籩
釋爵嗚咽而將事此仁人孝子之用心所謂禮之
變而得其正者也又何疑焉先生於經史皆有論
著其最嗜者蒙莊之學夫庚桑楚之居畏壘山也
其人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庚桑楚聞而不釋
然曰吾聞至人居環堵之室而百姓不知所往今
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耶然則先生將糠粃塵垢乎當世之
事又安在乎廟食之尊而必爲文以著之也余竊
聞先生內行脩飭事兩尊人及其伯兄備極孝敬
設義田以敦族死喪必收饑荒必恤又推其恩以
及里黨漢陽之人至今稱之彼其讀書行道厚自
期待以有用於斯世旣屢困鎖院感憤抑塞蒙莊
之學殆有托而逃焉者爾夫士之蘊德抱義者不
於其身則於其子孫然則西嚯處喪亂之後修箕
裘而隆孝享其裨益於風教當何如耶余辱西嚯
之知追考公行事爲悉敢備著之於石而繫之以

頌曰

惟顧之先出自吳系分族顯來赤烏練水靈異肇
厥初中更播越譜牒亡百餘歲徙汶川居蜀江蜿
蜒連湘巫奕世載德生醇儒執經履滿羅生徒誕
厥賢胤稱大夫繡衣驄馬聲赫都攬轡蠶叢及魚
鳧嶽嶽光氣騰諫書按行兩浙民俟蘇溯源顧本
嘗踟躕箕裘慶澤追良謨立廟割牲薦清醑我將
我享盥濯孚子孫宗老咸來俱授壘奠竿翼翼趨
裳衣弁舄陟儼如鑱之金石庶不渝

湖州峴山九賢祠碑記

并頌

記曰凡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國故者若唐虞
之有伯夷后夔周之有周公有則自奠之無則合
於鄰國此郡國得祀其先賢所自始也月令以孟
春禱祀山川及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漢元始四
年舉此禮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然則
二千石之重凡有功德於民者可無祀哉湖州地
稱西吳自周歷漢為侯國孫吳寶鼎中立為吳興
郡郡置廢不一其改名湖州則隋仁壽二年始也

當南渡六朝士大夫之過江者樂其山川吳興遂
爲大府王逸少羲之謝文靖安皆起家郡守逸少
遷會稽內史文靖至宰相柳文暢惲仕蕭梁加秘
書監右衛將軍再爲吳興守終於其官唐大曆十
一年詔以顏真卿爲刺史遷刑部尚書封魯國公
以忠死杜樊川牧連爲黃池睦三州刺史其授湖
州在會昌中以司勳員外郎乞外補也宋孫莘老
覺從諫院出知廣德軍熙寧四年十一月改湖州
終御史中丞蘇子瞻軾以翰林學士請外初判杭

州改密又改徐元豐二年四月再移湖州到官未
三月罷王龜齡十朋紹興廷對第一乾道中以侍
御史改吏侍郎力辭請外任湖州先後凡歷四郡
明陳筠塘幼學以萬曆三十二年守湖州已去復
留居六載遷副史以去此九賢之載在典冊次第
可攷者也峴山之有祠始於三賢三賢者有顏氏
蘇氏王氏而他弗及峴山在襄陽羊叔子所遺愛
今巋然於碧浪浮玉之間者此名顯山攷諸掌故
避唐廟諱而改湖人之思太守者不啻叔子廼卽

其地置祠樹之碑以彷彿襄人之意祠歲久敝撓居人支釜甑炊焉則以名賢之俎豆辱於屠沽庖漏者有之矣 本朝康熙中廣陵吳公諱綺字園次由工部郎守此郡見而嘆曰祀以揭虔可若是其瀆耶亟命屬徒鳩工重作其事攷湖守之多賢闕而未備乃下教詢咨得王逸少而下賢守有六合前甌之藏主定爲九賢而書其官舍太守無位尊而有德斯士者乎曰此祠爲賢守而作不得躋於其列禮也於是士庶歡忻戒期薦力築墉樹宇

改簷易碱丹塗白盛有翼有嚴未浹旬而祠成妥神之房合食之几罔不蠲潔都人士秋月之望來游來觀進而言曰我公刻碁去慝遠績前人而庇吾民今又搜揚廢墜克有此舉吾儕小人何可不昭所報相與謀作宮而肖公像焉旣兩祠儷美走望交集而峴山於是乎益勝越明年三月偉業於太守宗親爲睦用兄弟來繼舊好宴於茲山爲賦甘棠園次再拜辭曰某不堪也誠得畀之一言願焜燿昔賢之令德以無忘景行某也實與有寵綏

余乃不揣固陋泚筆作頌爰紀湖人千百年之命
祀其辭曰

右軍清鯁推遷仕進深源北伐憂時彊諍東土賑
荒爲民請命省賦輕租名高計聽龍矯鴻驚八法
之聖垂之千年傾心萬乘進忤懷祖退諧支遁棲
遲名山服食養性 謝傳沉敏雅量高風放情丘
壑驟致三公顧命受遺輯穆元功宣武窺鼎苻秦
連烽功濟蒼生鎮物雍容經遠無競善讓克終此
邦去思西州是同播之絲竹東山故封 柳氏將

家妙解談義文暢好學多才多藝新詩斐然馬射
無對尺牘素工圍碁尤最焦桐雅奏白蘋高會感
懷父曲清商別製茗水洋洋彈琴而治載其清靜
終古弗替 魯公正直書法堅凝浯溪劊石忠孝
收京弟兄死國家廟丹青射堂有碣杼山有亭志
和鈞罷鴻漸詩成清風百世緬懷典刑白首抗節
握爪如生神仙髣髴重過山城 牧之少年才大
卓犖記室風流司勳落拓戰論罪言澤潞魏博措
置失宜姑息勢弱苟用吾謀足掃河朔晚乞江湖

登高有作水嬉舊游政成民樂少陵稷契繼彼家
學 莘老素執左官再召廷諍故人守正不撓爲
郡作堤以扞水潦振廩勸分生民是造政劇才高
賓朋燕笑收拾殘碑築亭墨妙故相山中迴車慰
勞向爭國事此全友道 子瞻曠代致主時遭制
策相才兄弟揮毫齟齬執政新法青苗河決禦災
湖堤便漕草詔逐奸魍魅安逃簿書魚鳥謫仙道
遙道場禪學碧浪詩豪嶺海崎嶇衰白歸朝 龜
齡對策晁董天人廷擊殿帥面折宰衡奏起老成
決策用兵符離師潰尊嗜繁興正色抗言拂衣固
爭移守三州禮士愛民溫詔下召老猶加恩給扶
減拜舊學之臣 嗟我陳公在明中葉三版不沒
胥爲魚鱉築防決渠駕以虹霓畝乃一鍾民不病
涉豺虎是擒稂莠必拔夜無吠厖枹鼓不發五紀
於茲謳吟稚耄祀之太嘗配食往哲 我禾旣耔
我蠶旣絲率彼父老獻韭薦棗濟濟先正顧饗在
茲邦人君子是式是思石相爲社季子置祠東吳
舊史作爲此詩擊鼓吹笙歌以奏之比德告虔庶

不去爲人渥顏飄鬚攜鐵笛鶴瓢以自隨費相國
一見之南屏山寺爲歛容嘆服其詩與李獻吉何
仲默鄭善夫齊名何李未相見而特厚善夫晚迺
與高士長興吳君琬紹興守安仁劉公麟按察使
建業龍公霓御史吳興陸公崑爲茗溪五隱劉公
後官司空實誌君墓此豈鴻之變姓名雜傭保所
知僅一臯伯通耶鴻以五噫之歌見猜時主故深
自晦匿太初顧得隱居放言無所忌迺東漢逸民
傳至今讀之猶識伯鸞爲扶風人而太初莫能詳

其所自出彼其蟬蛻變化自全塵瑳之表者詎偶
然已乎太初善飲好談論切名實醉則引人說時
事搯腕慷慨友人方豪稱之曰太初非燕者知兵
曉吏事使之用於世不減王景略其推之不無太
過夫謂太初有用世才則可謂太初非一意於隱
此不足以知太初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古之肥遯者先亂形之未成引領絕跡得以行
其所志不幸濡忍一底於淪胥求爲逢萌梅福難
已在明之中葉 武宗戲滄馳驅舉天下事委之

嬖倖近習之手而宗藩草澤之禍大作賴孝皇
餘烈未泯國以不亡其大勢去東漢之季蓋無幾
矣劉公龍公輩引身以退太初一布衣棄家狂走
其中豈復有所戀哉後百餘年雲間白石山人者
復出當海內無事積薪厝火中外宴安山人得於
其間交王公營聲譽自比於陶弘景戴安道爲通
隱未幾椽人再竊柄黨禍兵禍紛糾於不可解山
人僅而獲沒不數年天下大亂賢人君子雖欲遠
引高蹈龍不能潛鱗鳳不能戢翼每罹於矰繳網

羅之患惟有讀太初之書上下其盛衰而有感於
前賢之不可及爲唏噓太息已耳太初絕婚宦自
稱有羽化術晚娶於湖之張氏無子年三十七以
沒病革屬劉公以誌銘而曰葬我必於道場山之
麓會鄭善夫來唁偕茗溪四隱者封哭而去今改
卜窆於歸雲菴東則又學使者汪公相此土足安
山人體魄且去舊冢不數武以無忘末命故與劉
公謀而遷焉歸雲太初所掛瓢處善夫以是名其
堂而墓屋墜圯不存此若堂若斧者跋羊已牧於

其上矣康熙紀元之七載太守吳公諱綺字園次政事之暇憩於茲山慨然曰吾忝司牧而前賢之丘隴蕪穢不治其謂之何乃命撥時度址而庀工焉余於太守兄弟也以春日來省視而山人之太白亭適潰於成爰戒期出郊酌酒於其墓墓遶長松數千株有殘碑三尺沒草中字剝蝕不可讀余與園次手捫摸得其中一二事叙致頗甚奇大初嘗大醉取幅巾掛樹抽碧玉導刻松身作巖光徐穉陶潛數字已而就其根熟睡抵昏黃乃起夫山

中諸松其合圍者率數百年太初之刻字其存與不存不可知若墓門之樹幸未剪伐太初魂魄必游於此無疑也嗚呼太初死人皆以爲仙去江山周光祿曰太初固不死試與公等發其冢必空棺吳興同隱者則以太初學道未必得冲舉其人與文自不凡今歸雲僧猶藏劉陸諸君手跡皆追惟平生宿草猶哭之語二者言不同其愛太初一也嗟乎以是可以觀太初矣園次曰是亭也都人士之出游者將以爲休憩之所子其爲我紀太初并

識此山之勝吾將鏡諸石余曰太初不名一德自同時之友且不能定其出處而余又烏乎言雖然以太初之爲人又得諸君子代之謀永久乃沒未二百年非遇賢刺史如吳公者爲之謀修復則此荒基榛梗野鼠衝人而走者幾不辨其處然則作爲文字用詔來者俾此亭長守而勿替庸可已乎吳公以詩文重天下其出守是邦修前人之名跡而光大之無廢弗舉務大利益乎斯民是亭之作過之者將有脫屣富貴擺落塵坌之想於以弘長

風流訓世勵俗不爲無助何可以不書吳公由工部郎爲吳興守江南之揚州人共事者有郡丞大興于公琨通守靜樂姚公時亮是日同游者御史歙縣方漣吳公雯清司理長洲旣庭宋君實穎孝廉江寧仲調白君夢鼐崑山原一徐君乾學貴陽辰六越君闔而余則太倉吳偉業梅村也戊申三月廿六日記

日廿六日號

氣六絃鼓闕而余似木余若木葉何林也知
氣五容竹隨白岳夢靈真山賦一絲故詩學世
為緹式數是公更書后匪其機到到宋昔實臨
典千公與激守精樂撥公和漢景日同流各職
新波氣吳興守立南之界人共事林蔭澤亦大
惠亦賜野風谷不為無世同不為與公由工

雲起樓記

無錫吳侯為治之三年政成化浹始用事於惠泉
之山亭導壅去堙城平甃潔因舊亭之制而易檐
改塗焉未也斗折而上築樓三楹崇階廣阿有嚴
有翼既成侯親題其顏曰雲起而張具以落之其
明年余以宗人來謁偕都人士之萃止者登焉客
有論於余曰子可得其說乎是樓也為惠泉而作
也易曰井冽寒泉食詩曰鬻沸檻泉維其深矣心
之憂矣匪自今矣夫泉者始而汎觴繼而澎瀾其

蓄也有本其行也有漸類夫幽人君子憂愁抑塞
蟬蛻乎泥滓之中或乍伏乍鳴或一見一否潏潏
然漚漚然鬱撓激冽而不能以遽出豈獨其性然
哉此亦水之勢也若夫應龍蚺蟻天際而雲從之
網緼乎無垠布濩乎無外其爲觀也大矣傳曰泰
山之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斯侯之謂乎
而吾何足以窺之余曰是則然矣抑余更有進焉
夫天地之道其猶鼓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自其
有形者觀之雲有變化起滅焉泉有流行坎止焉

自其無形者觀之洪纖高下混茫乎一氣而已今
夫無錫望縣也地大氣浮鍾水豐物而侯以人事
節宣其間政教之盛風俗之淳文章賓從之雅凡
蒸動而不變者皆雲也滋液而滲漉者皆泉也又
烏得而分之乎吾聞諸侯之爲臺榭也大可以容
宴豆高可以占嘉祥今以侯之晝考夕省劬勞庶
政於不違乃得高明爽塏之地以遂其優游伴魚
雖以吾徒之顛顛而暫寄乎此樂其水泉之甘雲
物之美若似乎其不忍去而况錫之人乎侯之所

以嘉惠斯土者亦足以見矣是可書也侯諱興祚

字伯成紹興之山陰人余則梅村居士偉業也康

熙七年九月十七日記

其且高河以古嘉祥今以對之書汝之省曲然淵
為持而飲之平拜開諸翁之為臺樹也大河以容
蒸地而不變者皆雲也滋潤而感刺者皆泉也又
酒宜其開如煉之溢風谷之草文章實黃之雜凡
夫兼驗望湖山嶽大隸窮水豐勝而對以八事
百其舞汗香贈之共難高不我出平一隸而也

